

種十二第書叢小火烽

# 爲了祖國 長成的

著 洪 羅



經理管總行銀民  
 圖書出版  
 LIBRARY  
 The Far East Office 售代總社話生化文林桂  
 Bank of China  
 出社火

MG

I 216.2

100

2

種十二第書叢小火烽

爲了祖國的成長

著 洪 羅

中國圖書  
708



3 1764 3074 6

第 一 輯

苦難的開始	一
衝破黑暗前進	三
一個站在前線的戰士	五
永遠的仇恨	七
永遠流着的江水	一〇
女店主	一三
無軌列車	一五
憶富春江	二〇
湘桂途中	二二

第 二 輯

逃難哲學	二五
活教育	三七
血淋的手	五〇
那個像間諜的女人	五八
還站在邊緣上的小劉	六四
俘虜們	七四
爲了祖國的成長	七八
羣像	八九
魔窟	九九

## 苦難的開始

有一次一個朋友到我這土牆泥地的住處來，憂愁怨憤地拉住我的手，先是高興着我們能在數千里外的客地相逢，話還沒有說上幾句，他就悲憤地告訴我，他所有一切寶貴的可愛的東西，都損毀在家鄉的戰區裏邊了。我對於他的巨大的損失，自然極同情；何況我自己的家鄉也在戰區之內，我自己認為一切可愛的東西，也早已毀滅無餘呢。我知道這位朋友在平時是養尊處優慣了的，我也很替他生活上許多享用的東西給損毀而可惜，然而我却又無情地對着他說：

「這種損失不能不說是極可痛惜，不過我們現在生活上的一切，也許比你所損失的許多寶貴的東西還寶貴吧？」

這位朋友詫異地望了我一眼，但沒有完全領會我的意思，很給我這句話引起了他在生活上的苦痛，慨然地又拉住我的手，從椅子上直跳起來，高聲說道：

「我正要說呢，我現在住的地方比你這裏更壞，什麼東西都沒有，一家人只有兩個凳子……唉，且慢說這些吧，我告訴你，在家鄉跟軍隊一起退出，一路輾轉到這裏，真是受盡了千辛萬苦！」

我的朋友聲音也低沉起來了。他告訴我，他在家鄉倉惶走出時，化了一筆不少的錢雇一個船走四百多里路，在船上過了十天光景，每天沒有好好地吃過一頓飯，一夜安穩的睡覺。敵機常常來威脅



着，有一天船只走了三十多里，因爲敵機追趕的時候，他們不能不將船靠岸，自己在田野裏躲避起來，以致常常是滿身的泥水。後來他們離開了那個船，又次第在陸路水路上走了二千多里路程，他們在鐵蓬車裏跟齷齪的人們一起住過夜，他們在一個小村落裏睡過兩夜的泥地。現在，他們又到這鄙陋的地方來，過着最簡單最受磨折的生活，我那朋友說完了這些話，臉上憂愁怨憤的神色，更加濃厚了。

我沒有說話。我有什麼話可以安慰這樣一顆沮喪的心呢？我很想對這朋友說：世界上無論那一方面的事物，有毀壞，然後有更好更美的創造出來，何況這是一次從死裏求生的抗戰？一切可紀念可寶貴的東西在戰爭裏毀壞了，一定有更可紀念更可寶貴的會製造出來。便是我們的生活習慣，我們一切不正確的錯誤的心理，也要跟這一次戰爭而毀壞，建起我們新的生活，健全的心理，也許這些歷盡千辛萬苦的事實，是我們今後最好最適合的教訓。苦難正在開始，我們應當接受這當前的苦難，從這苦難中奮鬥出今後新的生路。可是不知爲了什麼緣故，我始終沒有把這些話苦惱了這個憂愁得厲害的朋友。我知道生活的經驗一定會警告他指示他不應該這樣氣短，一定會使他知道這是苦難的開始，不在苦難中奮鬥，光明是不會實現的。

我那朋友臨走的時候，我低低地然而鄭重地告訴他說，應該好好地過這苦難的日子，因爲苦難中間，就有着最可寶貴的東西。他明朗地笑了，看樣子很有一點明白我的話。我看着他背影祝福他，希望他以後不要再憂愁怨憤下去。

## 衝破黑暗前進

夜霧慢慢地濃重起來，我抱着孩子的兩隻手，覺得又冷又濕的，漸漸麻木了。一支暗黑的掛燈照着車站上我們這一羣流亡的人。在夜霧裏守了三晚的我們，把怨憤的情緒，早在流亡的生活裏磨練成鐵的意志；爲了將來的光明，爲了要留下一分力量加到我們的抗戰工作上面去，不論什麼苦痛我們都願忍受的。在我們面前永遠晃着敵人那無恥而猙獰的面目；常常有一種悲壯的情緒在我們這羣流亡者的心頭湧着，那時候，我們便彼此會意地交換着一個又淡漠又親切的微笑。在這樣的微笑中間，我們彼此都好像說着一個神聖的勝利的日子，就會屬於我們了，只要看我們自己能努力到怎樣程度。

「唉，我們是不能白白地凍死在夜霧裏的！」一個充滿着熱情的聲音在我左邊响了起來，我望了一下這同伴的嚴肅的臉，我望了一下那在寒風中掙扎的掛燈，有一陣熱流在我的周身通過，而晃在我面前的那無恥猙獰的面目，格外擴大了！

當夜霧沾濕了掛在我耳邊的頭髮，我們這羣流亡的人又準備白守一夜的時候，漸漸地却聽到一陣急驟的聲音，在很遠的地方衝破着黑夜過來。我的同伴們都聳了聳肩，走近月臺的邊沿去，側着

腦袋，這帶着希望的响聲充塞了各人的耳朵。一長列黑的車廂在震响中到了我們的面前，在薄暗去。中我們看見車廂裏完全是從前線負傷歸來的戰士。一種悲壯的情緒又在心頭像電流似的閃了過去。

我們走上車廂，許多英勇抗戰過來的戰士都注視着我們，我還聽得有一個低低的聲音說着。

「是可憐的老百姓呢！」

「不是啊，我們也將是抗戰中一個英勇的戰士咧！」

我這麼低低地說着，車子就滑動起來，帶着我們衝破黑暗前進了。

「前進！前進！」

我們的車子一路呼嘯着，一路像在歌唱着衝破黑暗前進。

## 一個站在前線的戰士

我們這一夥人搭乘公共汽車到一個小城市的時候，遇到一位從前線歸來的戰士。我們見他模樣十分和氣，就跟他談話了。我和我的同伴們到處都喜歡聽前線抗戰的故事。我們一談起來，他就高興地告訴着說，還不到一個星期，他又得上前線殺敵去了。他說這話時的樣子，真使人慚愧着不能握了槍也站上前線去。

「就在我們奉令調到後方之前的兩天，」他嚙了一口唾沫，親切地說着：「我們在清晨襲擊敵人的陣地，我們一得到命令，個個都提足了精神。起先我們慢慢地，摸索着向敵人陣地前去，到了一個相當的距離，大概他們已經知道我們的襲擊，就用機關槍掃射——當然了，即使是小鋼砲，也因為距離太近，他們已不能用它。」

「不過，我們當然是不怕這些機關槍彈的，我們就立刻還擊他們。我們的營長連長都勇敢地教我們分佈成一個適當的陣勢，一起前進；我也帶了我自己一排的弟兄，當着左翼的位置。我們又走上二三百步光景，我這一排弟兄已經有六七個中彈倒在地上……」他說到這裏，又嚙了一口唾沫，却把聲音又提高一點，舉起右手，好像敵人就在面前似的，又說了下去：「這個時候却是最緊要的關頭

了，敵人的陣地已離我們不遠，我們也看見他們有許多迎了上來。我自己覺得這時候全身的血都燒了起來，我只知道向前衝去。可是突然的，我覺得有人從背後抓住我，一回頭，見是三個日本鬼子，我正要扳動槍，他們却把我肩上一齊搶了去。我左手伸出褲袋裏因爲那裏還有一支手槍，然而我知道只一支手槍一定會吃他們的虧，我使用力掙脫被抓住的右手，同時更用力一蹶，跳出了四五尺路遠。那時候我聽他們在背後放的槍，然而我拼着命向前衝，那些子彈都沒有投到我身上來。

「我正想轉向右邊跑去，又看見前面有一隊日本鬼子過來，那時候我也不知道那些同伴們在那裏，我只一個人向一個草堆那邊奔去，因爲我不願給前面那些日本鬼子看見只有我一個人。可是啊，我的老鄉，告訴你們，那草堆裏給我看見有好幾十顆子彈，真是巧得十分厲害，恰恰配着我這一柄手槍，我就瞄得準準地向那一隊鬼子放去，果然有四個給我射中了。我看着他們一個個倒了地，那其餘的鬼子就折回了，改着方向，不再向我這邊過來。我在這草堆裏躲了一些時候，便聽得我的同伴們一陣喊殺的聲音，我立刻就跳了出來，又向敵人的陣地衝去！」

他一口氣說到這裏，一種英勇而勝利的神色，充滿在他的眼眶裏。「還不到一個星期，我們又得上前線去了！」他高興地說着，望着窗外遙遠的地方，好像搜尋着敵人的影蹤，眼睛裏閃着明亮的光。

## 永遠的仇恨

黃浦江的水彷彿凝凍了似的，看樣子有點嚴肅；有時候泛起一點小小的波浪，却又好像很激怒地似乎要衝向一個不可知的地方去。江面上是那麼岑寂，往來的商船已經完全絕跡，只是每天有許多小小的艇子，載着一些貪婪的鬼子們，常常在江面上出現。於是沿浦江一帶的居民，都感到緊張和惶悚。整整兩天的砲火，已經把一大半人都避走到對岸去了。

朝陽的光輝剛照上江面的時候，鬼子們的小艇比較往來得稀疏一點，牠彷彿鼓勵着許多渡江的載着難民的小船，快快避掉鬼子們的視線，走上一個比較安全的地帶去。

今天的陽光格外地活躍，那七八條小船已經安穩地渡了江，然而輪到這一艘，鬼子們的小艇恰正從左手趕來了。小艇上的鬼子們耀武揚威地喝了一聲，其中一個更擱着鎗，故意裝出一副威嚇的樣子。那條小船上二十多個人都給噤住了，他們自然懂得這些鬼子們的意思，忙把小船慢慢靠攏過來。

「嘿！又是一批想逃的支那人！」他們聽到一聲異樣的中國話從那一個鬼子嘴裏吐着出來，那聲音中間滿溢着輕蔑和嘲笑，使他們在徒手的恐怖裏面，凝起了最高的憤怒和仇恨！

然而第二聲的喝令又響了起來：

「慢點，要搜查一下！」

這一聲音還沒有停，兩個鬼子就跳上這條小船，惡意地搜看着他們，有時候檢到一件比較可愛的東西，便順手往小艇上丟去；那徒手的人除憤怒和仇恨之外，能說一些什麼話呢？好幾件東西已經丟向那小艇裏面，可是他們還不覺得滿足，嘲弄地指着一個婦人手裏的孩子，兇狠地問：

「這孩子的爺爺呢？」

他看見旁邊一個男人答應了，更兇狠地說：

「除非把這孩子丟在江裏，否則你跟你女人就不能渡江的！」

孩子的父親和母親都十分驚惶而顫慄，而在男人的臉上，更激動着不可抑止的暴怒的光，他正想說什麼話的時候，給他女人用手拉住了。

「聽得嗎？下賤的支那人！不把這孩子丟了，我的鎗是不能饒你們的。」

一船的人都爲了這快要瞄準起來的槍桿而顫抖，他們抑住着滿心的仇恨。男人看了孩子的母親一眼，那女人掉下了眼淚，嗚咽着說：

「我是不能離開孩子的，一定要讓孩子丟在江裏，我也一起跳向江裏好了。」

「你要曉得，眼前是沒有辦法的，你就丟去孩子，我們還可以留得兩條性命……！」

可是鬼子的槍桿不容許那女人再嗚咽下去，把他的槍桿又架了一下，兇狠的么喝又跟着響了。於是那婦人緊緊地抱住孩子，憤怒地向那個鬼子看上一眼，一蹶就跳在江水裏面。看着水面上飛濺的水沫，一些鬼子們都癡笑起來，看着水面上飛濺的水沫，那男人的臉却十分嚴肅起來了！他咬住着牙齒，在心裏怒吼着說：「我不能就這樣白白地死，我要留着這條性命，爲孩子，爲女人，爲全中國人報仇的！」

鬼子們跳上他們的小艇，響着笑聲走開了，而留在每個人心上的是永恆的憤怒和仇恨！朝陽挨摩着他們，更挨摩着那個嚴肅的男人，他舉起了他的右臂，咬住着牙齒一字一字地說：「我是不能這樣白白地死了的！」

## 永遠流着的江水

我每天清晨打開窗子的時候，總聽得一聲聲落寞的口嘯從山壘裏送將過來；是那麼淒涼啊！我給這聲音打在上，便低低地說着。向山路那邊瞧過去，便看見一個瘦長的年青的身影，站在那株烏柏樹的下面。也許他聽到這木窗子打開的聲音吧，每次都警覺地停住他的口嘯，向我們的木窗子默了一會，便溶在絢爛的晨光裏，沉默地看着他的書了。我是最愛清晨和傍晚的山色的，遠山沐浴在紅光裏面，好似振奮地對着我們說：起來，努力吧，這正是時候了！便是附近山路上的小樹，也抖擻地好像笑着人們的怯懦。在這種情景中間，一個顛沛流離的人，怎不會感動而激奮呢！我就每天在這種偉大的景色裏掉下了眼淚，也在這偉大的景色裏咒罵自己的怯懦；可是我也感嘆着怎麼也有像我一樣懦弱的人，只知道每天落寞地打着口嘯的。

是烏柏樹的紅葉長得最鮮豔的那天吧，他看見我打開窗子，就停住口嘯走過來了。他有一張神經質的臉，看起來很親切的眼睛，那麼感動地對着我說：朋友，你也愛富春江的綠水，烏柏樹的紅葉嗎？可是我更愛那雄偉的山勢呢，我差不多有點兒嘲笑他。不過富春江的綠水能安慰我，你看它有永遠流不完的潔水，好像能洗滌我心上的苦痛似的，而你看這紅得可愛的柏葉吧，我覺得沒有別的顏色，

再比它美麗了。我看見他臉上加濃了苦痛的影子。我說他不該愁得老像個詩人的樣子，他聽着我的話就笑了，笑得那麼慘澹，使我想起不應該向他說了這樣的話。可是他不要我默默地責備着自己，已經收斂了他的笑容，完全變成一副嚴肅的樣子。我知道我的估計完全是錯了的，於是我們便成了朋友，我才明白他也是流離失所，無家可歸的人，家鄉給飛機大砲破壞了，他的一家人也給飛機大砲分散了，他是一個人從許多危險中間跑了出來的。

「朋友，你沒有知道我們家鄉跑走的人是經受了幾許痛苦，我們是一路餓着肚子處處受到炸彈大砲的威脅，留得了這個生命，守在家鄉的人，當然是犧牲了，一路同走的人，也有一大半是餓死或是給炸死的。這一切可怕的情形，一方面增強我們抗戰的決心，一方面也愈使我感到人類有戰爭，總是一個極大的缺憾，甚至也可以說是一個極大的恥辱！朋友，我這麼——想人類總有一天會不需要獸性的戰爭吧，你想到那個時候，人類的生活該是怎樣的美麗呢！」

我沉默了一說起戰爭，我不能不想起給炸燬的家，許多我平日最愛的東西，以及最可寶貴的四五櫃的圖書啊，太可怕了！我輕輕地說。

「朋友，怎麼你也悲傷起來呢？」他親切地看着我神經質的臉上，滿是勇氣似的。「爲了人類將來的幸福，我們應該努力了，便是不拿槍，也不能放過這時候呀！」

我們都給一種熱情所鼓動，那麼緊緊地握住了手。滿地的紅葉在晨光裏更閃爍起來了。

富春江的綠水是永遠流着的。我們的熱情也永遠在增長起來，每天我打開窗子的時候，也總是聽到那落寞的口嘯，看着浴在晨光或夕陽裏的遠山，好像告訴我努力吧，這是時候了的時候，便想起那朋友的「……也不能放過這時候呀」的那些話了。我們每天見了面，大家都願意把一切苦痛和追念給這永遠流着的江水帶去。我們都相信假如一切的人能夠駕馭這個偉大的時代，人們的鮮血一定能夠洗滌人類的恥辱，使將來的生活臻於一個美麗的境界的。

烏柏的紅葉慢慢地老去了。有一天我打開窗子，很奇怪着沒有了那熟悉的口嘯，神經質的臉，親切的眼睛，只有一張紅透的柏葉，寫着「我們不要放過這大時代吧」的一句話。我知道他，他是給將來人類的美麗生活，用一份力量去的。當我以後離開那雄偉的高山，澄清的江水的時候，我好好地收拾了那張紅葉，現在我又飄流到千里以外，想起那不要放過這大時代的話，想起了那落寞的口嘯，想起了那永遠流着的江水，那永遠沸騰在我心裏的熱血，使我覺得有一個偉大的幻影，憧憬在我的前面的。

十二月十日夜午，在長沙。

## 女店主

我們在一個小船上過了五天，才艱難地到達一個小小的縣城。那時預備換車西行，但爲了等待那不能按準時刻開行的車子，他們祇好在車站附近找到一家狹小的客店，作爲暫歇的地方。我們一個月來，一忽兒陸路，一忽兒水路，沒有好好安息過，所以即使是這樣一個低小的屋子，已經滿坐着許多待車的人的，也覺得非常親切了。可是我一看見這客店的女主人，我的親切之感就似乎給澆了冷水；那麼一張高顴骨尖下巴的臉，兩片嘴唇中間永遠露着上排的牙齒，近着右嘴角還有一個鑲了金的，每每說起話來便充溢着刻薄和自大的神氣。當初我對於自己這種直覺很反感，我怪我自己不應該如此貌相着別人，因此對於她爲我們泡茶的時候，聲明每壺茶要一毛的價錢也不以爲是過分。這麼安靜地坐了下來，慢慢地喝着熱茶，大家才記起我們在泥濘的路上走得鞋子都濕了，而流亡者的我們，又那裏有另外的給替換呢？可是我們找到女主人剛才坐的地方，有一隻火籃放在那裏，我們便十分高興着有了補救的辦法。剛把兩雙濕的鞋烘上去，還沒有冒熱氣的時候，女主人從後面的廚房裏走了出來，看見我正借着這東西用，就鼓着老大的不高興樣子說：

「哼！這東西我自己冷得要緊，不能借給你們烘鞋子的。」她說話的語氣以及當時增添在嘴角

邊的勢利的模樣，十足地把我的直覺證實了。

我告訴她，我們不能穿着這樣濕的鞋子，只要等鞋子烘乾，我們就不用這火籃了。可是她拿起她的火籃就走，一面輕輕地說着：那裏住客店還要借火籃的……

我跟我的同伴們默默地對看了一眼，我們都感到一點淒涼，先前的那種親切之感完全在我心頭消失了！而且我更有一點悲哀，我自己也不知道這悲哀是不是爲着我這流亡的命運，或是爲着丟在家鄉給敵人燬壞了的可愛的東西，抑或是爲着女主人那種太刁薄的神情。我想告訴她，也許她會跟我們一樣，以後也得有流亡的生活，我們中華民族的人只有互相鼓勵和安慰的份兒……然而我回過頭去的時候，看見她剛才還放在她桌上的一些女紅的東西，也怕別人會借用似的，忙着收拾了起來。

離了那小縣城半個月，從報紙上知道那地方也不斷地給敵人轟炸着，而且是一個很重要的防守地方。於是我想起了那客店的女主人，我想她或者也有了流亡的命運，只知道那一隻火籃，有沒有帶着牠一起走上流亡的路？我又覺得有點淒涼了。

## 無軌列車

一個刮大風的下午，我們這一羣落魄的人，離開了美麗的江水，使人懷念的烏柏的紅葉，峻峭的兩岸的山峯，到一個陌生的小縣城來了。踏着那石子堆成的路，我還是依戀不捨地回頭向江水望去；江水正在永遠地向前流，我便咬着牙關，也踏上那個永無底止的路了。大風那麼潑辣地打着過來，我們都很熟習地迎着，擺在我們面前的還有計數不盡的艱難和困苦，爲了要得到艱苦背後的光明，一切的困難都不能折磨我們。

走上五六里路，才到了搭乘火車的地方。我們問站長，知道車子是每天通行的，不過每天只開行一次客車，而且沒有一定的時刻；最近兩天，客車都在深夜才通過。既有車子能帶我們前去，我們也就安心找了一個暫歇的地方。車站上沒有可供乘客們待車的屋子，所有要搭車的人都守在對面一個小客店裏面。這小客店有三間黑而且小的房間，另外一間比較寬大的，就作爲客人們待車喝茶以及吃飯的地方。我們安插在一些凌亂的物件和幾個煩惱的乘客中間，一種顛簸流離的激憤跟着一種衝向前去的決心，一齊都湧了起來。看着別人所攜帶的箱籠衣物，那裏能不想起去在家鄉的一切可愛的東西？家鄉有一切值得懷念的可愛的東西，可是家鄉給敵人的飛機大炮毀壞了。好幾個月來，

我們嘗盡流離失所的滋味，這滋味嘗得越多，我們的激憤也跟着越深。在風霜雨露裏奔走的時候，我們忘不了這個敵人，在深夜的噩夢中我們是忘不了這個敵人；家鄉雖是給毀壞了，然而他們是毀壞不了我們的憤慨和決心的。

天漸漸地黑了下來，大風也刮得格外緊了起來，守在這小客店裏的人，望着對面那個寂寞的車站，以及遠遠地伸展開去的路軌，都覺得客車不會在半夜之前到來的。我拉緊了衣領，頑抗着一陣緊逼一陣的寒氣，兀自懷念着富春江邊的半月通快的生活；一個生活得毫無軌道的人，對於車子開行的時刻這些問題，倒並不怎樣關心的。也就因為這個緣故，我們這羣落魄的人，才能夠到處安居，到處規劃着去路了。客店老闆正忙着招待我們吃飯的時候，忽然聽到打鐵板的聲音，接着有一長列的車子馳過，據說這是軍用的專車，我們在蒼茫的暮靄裏，感動地目送着這列車子到不能再望見的地方。「去吧，你英勇的將士們！勝利是用熱血換來的！」我低低地說着，車子衝破着黑暗飛過了。

小客店的三間小房子是不夠這些客人分配的，我們就預備在這個喝茶吃飯的地方，把檯子凳子湊起來，搭成幾個床鋪。胖子的老闆只打算向我們每個鋪位要多少錢，也就讓我們自己支配。他連自己的床鋪也讓了客人，好在這個老闆立着坐着都能夠睡去的。他守着客人們吃一頓晚飯，已經靠在那堆行李箱籠上睡熟了三次，而且鼾聲都打得很響的，把一些煩惱的客人看得笑了起來。他說明了要我們多少錢，便坐在一條板凳上睡了，剛闔上眼睛，鼾聲立刻響成了節奏，而且讓一條鼻涕掛

到有三分來長，那麼搖搖擺擺地，好像隨便什麼時候都有掉落下來的危險。看着這胖子老闆隨時能睡去的模樣，我們才記起一路上已經好幾夜沒有睡夠了。我睡在一個竹椅上，因為這竹椅太小，椅背太高的緣故，我睡着就像一團東西似的，爲了一路上的欠睡，居然也覺得很舒服的了。一盞昏暗的掛燈照着我們這一羣睡得橫七豎八的人，在門口那邊，老闆的鼾聲和搖搖欲墮的鼻涕像催眠曲似的，使我們熟睡了一個晚上。

第二天給列車的巨大聲響驚醒了，我丟去了蓋在身上的棉被，衝向門口去，一邊抱怨地對着同伴們說：「怎麼大家都睡得這樣熟，車子不是來了嗎？」然而車站上那個路警看見我這種惶急的模樣，便招呼我，叫我不不要着忙，這又是軍用的專車，而且是向東的車子，跟我們不相干的。我站住脚步，在清晨的寒風裏滿腔是壯烈的情緒，目送這一長列車子消失在冬天的寒霧裏。

我們又在這小客店裏守了一天，風更刮得大了，這間屋子裏給冷風捲掃着，各人都凍白了臉，凍紅了鼻子。那胖子的老闆今天加上一件又破又大的棉襖，常常在人叢裏搖來搖去，使我們覺得擠在破絮堆裏似的。大概是下午三點鐘光景吧，我們又去問站長，據說今天客車在傍晚五點鐘可以從總站開出，那麼我們計算起來，晚上八點多鐘準可以搭車的了。這兩天中間，陸續到這小站來預備搭車的客人也不少，大家以爲到小站搭車，可以不會擁擠，所以這小車站旁邊竟擠着不少的客人。聽到五點鐘有車子從總站開出，誰都好不容易鬆一口氣，覺得有一線希望了。

然而我們守到九點多鐘，車站上還沒有賣票，有些不能支持的人，又跟着胖子老闆交涉，預備再借宿一晚。我們這一夥兒還熱望着今夜能搭到車子，所以大家都很興奮地坐在一個角隅裏。十一月的天氣畢竟是寒冷的，我們這樣守候着，足趾和手指都慢慢覺得凍痛起來，可是我們都忍受住了，我們知道在將來的日子裏，一定有更艱難的困苦，須要我們去經受。第一次打鐵板的聲音使我們立即興奮起來，那時候已經十一點鐘，我們買了票，在車站的月台上抵抗了兩小時的寒風，車子才得開到車站上沒燃電燈，只有一盞快要瞌睡的掛燈；從薄暗中我們找尋着車門進去，可是車門都下着鎖。好不容易找到幾個有燈光的窗口，要想蹤跳進去，而車子裏的人都擺着手，不高興我們再擠進去；於是我們又失了一個搭車的機會，這一長列昏暗的客車又衝破着黑暗奔走了。我們都抱怨地走回那小客店來，那間白天吃飯晚上舖床的小屋子，早擠了好多人，而且都跟老闆講好了每個床舖的錢。便是昨天晚上睡竹椅的福分，我們也不會再有。而我們身上的衣服，却已經給夜霧浸得濕透了。

就這樣我們在夜霧裏站了三個晚上，都搭不到車子。除了每天有一次不準時刻的客車之外，也有好幾次貨車或專送受傷軍士的車子，我們都每次目送着這些列車在遠遠的地方消失了去。於是，在這三天的經驗中間，我們決定了不能再把一個個的機會放着過去；在第三個晚上從夜霧裏又回到那小客店的時候，我們決定明天無論有什麼車子，只要在車站上停留的，我們都得搭了上去。

第二天清晨，我們推醒了那個鼾聲如雷的胖老闆，付了他錢，搭上一列軍用車子走了，那個看我

們在夜霧裏凍了三天的路警，也對我們說：「只要是車，也不能管它是不是客車了。」還虧他好意地招呼了我們，把我們送上了那列長長的車子。

我們在許多從前線歸來的英勇的士兵中間聽着許多悲壯的故事，向一個遙遠的地方前去。

廿七年元旦，長沙。

## 憶富春江

我們這一羣流亡人，在富春江畔的小城裏耽擱下來，就給那秀麗的山水吸引住了。雖然是在顛簸流離的生活中間，對着那麼美好的景色，實在也不能無動於中。你想吧，是那樣一條澄清寬闊的江水，兩岸連續着好看的山峯；這些山峯是層層疊疊的，也是若接若離的。你每天去看它，它每天有一種不同的姿態。它那種素樸而美麗的模樣，的確會給我們這些流亡者以極大的撫慰。

然而我們每天在小山脚下走着的時候，總有幾個素樸的年輕小姑娘，向我們又親切又陌生的注視着。慢慢地我們熟習了，我便帶她們一起在紅得可愛的烏柏底下散步，我也帶着她們到那個狹小的住處去。

「你常常在這裏看書寫字的嗎？」她們都好奇地問，親切地翻着桌子上一些書本及文稿。而且我從她們的神色裏，看出她們心裏正在說：「這一定是十分有味的事情。」

「在這裏我們怕也不能住多久，貪看了這裏的山水，文章也差不多不常寫了！」

「我們還天天看見你在河邊洗衣洗菜呢……難怪我們有時候看見你一個人提了籃子在河邊獸着，總要好些時候，才看見你慢慢回去的。」她們說着就天真地笑了，我記起自己那種模樣，禁不

住也笑了起來。

可是我看見她們收斂了笑容，就是一副嚴肅的神氣，問着我以前讀書和做事的種種情形；她們最高興聽讀書時候的許多故事，那種素樸的天真的神情真使我有點感動。

「讀這許多年書真好咧，可是——你們就得化許多錢哪！」

最小的那個姑娘更有點抱怨似的說：

「我們這地方就很少有人到外面去讀書，能夠在這裏小學校畢業，已經是很不容易了。」

我安慰了她們。我說讀書並不是一件最值得高興的事，能夠小學畢業，本來也足夠了，何況世界上最寶貴的事還得要人去做，不一定能從書本子上得到的。

她們又天真地笑了。我離開她們的一天，她們還是天真地笑着送了我。

直到現在，富春江畔秀麗的山色，跟這些素樸的天真的笑臉，還深深地印在我這流亡者的心裏！但是，別後的富春江呵……

二月三日於湖南湘鄉

## 湘桂途中

午夜開走的火車，到第二天清晨才走了一半的路程。車到株州，我們打開窗子呼吸着清涼的空氣。一夜的欠睡，給晨風吹拂着，也就不覺得怎樣疲勞了。給小氈子裹着睡在椅子上的孩子，此刻也醒了過來。我抱起孩子，請旁邊兩位武裝的同志不必再備在那個角落裏面。昨夜孩子要睡，他們兩位就讓了坐位出來，叫孩子好好睡去，又因爲我手裏抱着另外的一個，所以也虧着他們給我常常提防着，怕孩子會掉到地上去。

「這是未來的生力軍，我們不能不好好保護的。」  
他們熱誠地說着，我深深地感動了。

這時候，車站的木欄外面，有許多小販提着籃子等待雇客。我們也買了一點，也許一夜未曾閉眼的緣故，真所謂食而不知其味了。

那天下午三點鐘，我們到衡陽。在車站上我們就看見昨天敵機在這裏轟炸的痕跡。據說有十多架敵機，投了三十多個炸彈，只毀了車站附近幾間小小的房子。我們渡過湘江，在小小的一家客店裏歇了下來。客店是只得十分古怪的，規模大的也不少，不過我們見到他們還和氣，也將就住下了。他們

告訴我們關於明天搭汽車到桂邊的種種情形，他們答應我們幫着料理許多手續。一夜欠睡的我們，吃過晚飯，倒頭便睡，因為天沒亮的時候，我們又該趕到汽車站上的。琪和能都在晚飯時預備晚上出去參觀一下市容，還順便吃一次湖南的冰蓮，在湘住過兩月，却沒有嘗過這個東西，一路來她們都認為是憾事，我本來也想伴她們一起去，然而我那時候覺得能夠舒舒服服地躺下來，無論什麼好看好吃的東西都甘願犧牲，於是我就只讓她們去了。

半夜兩點鐘，我們給茶役叫醒，便起來洗漱。客店裏為我們煮的飯菜，那一陣陣油味從後面廚房裏直送過來，給我們到車站上掛號買票的茶役，在一點鐘光景早趕去了。我們離開那客店是四點鐘，到車站天還未亮，但候車的人已經很多。為我們掛好了號的茶役，幫着我們料理掛行李的事。車在八點正開了，我對着這住過一夜的衡陽有着說不出一種留戀，天空飄着的小雨，好像輕輕地對我說：「什麼時候再來呢，你這到處飄流的人！」

車行極快，大概過了近一百公里的路，天却放了晴，陽光照射在連續不斷的山頂上，十分閃爍。我一路上看着那從黃色，赭色，紫色，直到褐色的羣山，心緒異常平靜，不知爲了什麼，無論那一個念頭浮上心來，我便把它撇開了。

汽車渡過了兩次河，在下午三點左右，我們到了湘桂交界的黃沙河。這是一個極小的地方，而四圍的山水却是極好。我們照例又歇在一個小客店裏，準備着換車到久已夢想也敬仰着的桂林去。本

來在這裏住一夜，就可以搭明天中午的車子；可是我們在衡陽上車時候，幾件東西不能跟我們裝在一起，所以要等它在今天的車上帶來，於是我們就必得多耽擱一天了。

在這個小小的地方，靜靜地住着，心緒又繁雜起來，許多感慨的悲壯的記憶，又一起一伏的在我心裏洶湧了。然而我也憶念着住過半月的長沙，想念着就在我面前展開的新的環境。再有整整的一天，我得離開這湖南的邊緣。我該默默地說着：再會吧，湖南，再會吧，留在那裏的親愛的朋友們。

## 逃難哲學

「一個人在外面，就全靠隨機應變；碰到那一類人，就說那一類話！」後面的一句，范振聲說得更有力，捏着烟捲的右手，同時在空間劃一個圈。看那模樣，他嘴裏還有一句沒說出來的話：「喏，你們懂得這個，做人的奧妙就在其中了。」

果然他抽了兩口烟，讓左手從大衣袋子裏搬進褲袋裏，稍微挺直一下胸脯，使別人有機會體會他的意思，又接下去說道：「這就是做人能佔便宜的地方，我是始終抱定這個主意的。只要看我們走了這許多路，也因為我屢次這樣對付過去，才能夠又便宜又安全地到了這裏。所以我這個主意，也可以說是一個很好的逃難哲學。」

對面的兩個，聽完了他的話又低頭去看報紙，他一肚子高興，感到有點委曲，就針對着別人的短處說：

「你們想，我們是不像許多有錢人那樣的，到了內地不用愁錢。我們每個人都只有一個小小的隨身皮包，怎麼不要在這些事上面用點心？你們兩個在半路上一家人失散了，行李什麼的又都丟了，跟我也差不多。」說到這裏他又停了一分多鐘。「我雖是把家眷早就送在上海，可是照現在的情形，

上海的物價飛漲，他們也不能維持到多少時候的。所以我主張到了目的地，無論找什麼事情，或是參加後方抗日工作，總得想法子要一點錢。也可以說，有錢的事，我無論什麼都幹。抗日，自然也要吃飽了肚子才行，是不是的，你們說？」

「那當然，肚子應該先吃飽，不過我不贊成像你范先生所說的，只要有錢無論什麼都幹。我要痛快快幹一下，橫豎家已經沒有人，也已經失散，幹事情更方便許多。」那年紀大一點的，拿起報紙叫他看一個小小的廣告，後方有幾個師部都在招政治工作人員。他還告訴范振聲，他們希望趕快離開這裏，好趕去報名。

「政治工作人員，」他兩手都插在褲袋裏，仰着頭，喃喃地說，「好也好，就是很有生命的危險。」年青的那個聽着站了起來，一邊拿回那張報紙，一邊說道：「現在這時候，還怕生命的危險？白白地死在礮火炸彈底下的，死在流亡途上的，也不知有好幾十萬；我們能夠趕一點工作，死了也不算白死了！」

「你們年輕一點的，就容易有這種態度，好固然也好，不過能夠幹不傷生命的事，豈不是更好嗎？」

兩個年青人都把眼睛離開了報紙，看着他，卻沒有就接着說話。范振聲可有點窘了，因為他從兩雙晶亮的眸子裏，好像聽到空間有一個聲音隱隱在說：「把抗日掛在嘴頭作爲利器的，就是我們民

族的第一個敵人」同時他也記起一張嚴肅而坦直的年青的臉，心裏就有點不好受。不過他仍舊裝得極自然地抽了幾口煙，把烟蒂兒遠遠地丟到痰盂裏，又問着他們道：「你們覺得我的主意怎麼樣？」

「范先生的話，當然也可以代表某一方面人的意思，范先生跟彭飛大律師幫忙了這許多年，真夠稱得起隨機應變咧。」

說話的人先笑了，於是這房間裏三個笑聲就混合起來。年輕的那個掏出手帕先抹了抹鼻子，又性急地說：

「我們現在的先決問題，就是怎樣再往我們的目的地前去，長途汽車，還是火車？在這裏我們找不到一個熟人，也不能參加什麼工作。」

「就是呀，我昨天就是爲了這事情用着心，我打聽過許多人，他們走什麼路，而且我也想找什麼好的機會，能夠帶我們三個人過去。這幾天各路來的人實在太擠了，汽車都徵去軍用，雇一輛小汽車去，要三百塊錢；火車也都是軍用，不准搭客人，要混在傷兵中間搭上去，也不是容易的事情。」

「我們本來是難民，只能混在傷兵中間了。」

「我說，你們別着急，不一定要急急去報名的，」他又伸出右手在空間劃一個圈，然後走近一步，略微彎一點身子，放輕着聲音說：「這裏是各路人們來往的總站，很可以用點心找個把機會的，我昨

天碰到好幾個人，都是極有來歷；所以我說在這裏耽擱幾天倒也不壞。我是說老實話，你們，你們——看見對面兩個沒有立刻回答他，又突然想起什麼似的說道：

「前天我們搭傷兵車子來，也虧得那個姓李的，是不是這個人倒還忠厚。如果我們一定搭火車，我想總還不缺少這樣的人。不過在半路上再換一次火車，就不知道那邊的情形是怎樣了，現在這時候，什麼事都不能預先斷定的。」

年青的那個，口快地接着說道：「今天我們分頭去打聽吧，最好今夜有個具體的決定才是，我們不想在這裏碰機會了。」

他又從那晶亮的眸子裏聽到那句嘔氣的話。可是他努力撇開了，在地板上踱起方步來，估計着昨天碰到的那些人，那幾個會給他一點希望。

他在這家旅館裏只住了一天，非但把大門口那塊水牌上旅客的名字，都已經記熟；便是二樓上的客人，早有大半交換過名片，交談過幾句了。現在他一邊踱着方步，一邊暗自爲着那一手交際的本領而得意。這一次家鄉淪陷，他倉皇間不及避到上海的租界，走到內地來，經過二千多里的路程，他何嘗不靠那一手本領，得到許多方便，佔到許多便宜呢，即使有時候會碰到一點小小的釘子，那末范振聲又有一股很好的耐性，不動聲色地解釋着說：

「你想，一個人怎麼經受得起這許多驚慌呢，我是在一百多架敵機轟炸下走了出來的，當時給

嚇壞的人就有兩個，我卻安全地退走了。可是經了這一次，神經就往往有點兒失常！」

於是他就看當時情形的需要，滲入些感慨或誇大的成分，使對手知道他是一時的神經反常，不是故意要什麼玄虛的。那時候他既已知道對手並不是可欺的人，就立刻會轉變着，談論到許多國家大事。譬如抗日問題等等，一談到抗日，他又顯得是滿肚子的計劃，把報章雜誌上偶然看到的，都一一搬上嘴來。好在說得連自己也弄糊塗的時候，他又會向別人提醒着，他是從一百多架敵機底下避走出來的，神經往往會有點失常。就是那一次，在長途汽車裏吧，一個學生模樣的聽他說是某軍官學校的出身，就懷疑地問他那學校已經有幾屆畢業生，而且嘲笑着一個前輩的軍人會在敵機轟炸下神經失常，在抗敵的嚴重關頭躲避在內地。那時候他雖是裝着在神經失常的狀態之下，也畢竟有點失措了。

「把抗日掛在嘴頭作爲利器的，就是我們民族的第一個敵人！要使抗日成功，我們先應該注意到這方面去。」

這句使他每次想起來都寒顫的話，在記憶裏泛起的時候，他總是這樣報復地自語着：「這種年青人才是最危險的，他們懂得什麼東西！」

現在正想得高興的時候，不幸又泛起了那個記憶。於是他除了囁嚅出那句報復的話，又望着兩個正在看報的年青同伴，暗自說道：「真還是不懂事的孩子，錢財失去了，一家人也失散了，也沒點兒

憂慮，專想幹危險的事，有世故的人就……」

到這裏他忽然又停住了步，聽着外面叫得怪響的汽車，便走近窗口去。一行發亮的汽車正在疾馳，一瞬間就轉到左邊公園那裏去了。

范振聲隔着玻璃窗子，默默地說：「這中間也許有一個是軍事委員會的什麼『大亨』，省政府的主席或祕書。還有是紳士，銀行家，總之，能夠跟這些人有幾分關係，就什麼都不用愁了。」

於是他眉飛色舞地站在窗口，築起了許多幻想的夢。

晚飯過後，兩個年青的同伴，都到車站去看看實在的情形，只有他一個人留在旅館裏。好幾次他去找那幾個交談過的人，那些人都不在屋裏。一個熟識了的茶役告訴他，他們有的出去應約，有的都上館子去了。看那茶役的樣子，倒很有幾分奇怪他為什麼默在屋裏似的。

「哦，上館子，約會，我就頂怕這些麻煩，平常時候實在受夠的了。」其實他心裏很感到一點孤獨，假如他也能跟這些人親熱地往來，那該是怎樣值得高興。

「你先生上湖南去吧？」那茶役停住了腳。「早一個星期還好走，現在是難極了，火車汽車都不行。」

「唔，我問你，你知道住在這裏的客人，有自備汽車到湖南去的嗎？」

「有，今天就走了兩個，還有兩個，不知他們那一天動身。剛才只有兩輛停在外面樹蔭下的，想來你

先生已經看見了。」

范振聲高興起來，他想若是能搭這樣的便車，那豈不是又便宜又榮幸的事。

「你能夠留神找一個機會，我會好好的……」

他正想說出「好好地賞你」，卻有一個人影從樓梯那邊轉了過來。

「陳先生！」他慌忙丟了嘴邊那句話，很斯文地向那走近來的人，鞠了一躬。

「哦，是——范先生，」那一個把右手指頭伸到帽沿上，顯得有點生疏，卻照例說一句敷衍的話：「也不到外面去走走嗎？」

范振聲說了一個很漂亮的理由，接着便邀那位陳先生到自己房裏去。

那一個的臉上有幾分酒意，好像還逗留着剛才的友情和歡樂似的，稍稍遲疑了一下，畢竟跟范振聲一起走向二百一十一號的房間去了。可是范振聲突然記起了一件事，回過頭去，剛才那茶役已經走下樓去。他到了自己房門前，就趕忙接電鈴，接着有半分多鐘，因為要讓客人到裏面坐，才不得不放了手。

這一下子把他忙了。先是讓了坐，敬了烟，還親自割了一支洋火。這時候，那個給電鈴呼喚來的茶役，才站到門口，仍舊是剛才的那個。

「沖開水！」范振聲間斷了談鋒，把眼光向茶壺那邊丟過去。「把茶葉換了，知道不知道？」

那茶役對范振聲看了一眼，似乎很詫異，剛才正嘻笑着要打交道的客人，怎麼一忽兒又是換了這副嚴正的樣子。

「陳先生預備在這裏耽擱幾天呢？」

「至多還有兩天，就得過漢口到四川去。我們機關裏幹部的幾個同仁，都先後在路上了。范先生在膠濟路上大概很有歷史了吧？」

昨天跟這位陳先生交談的時候，范振聲說自己是膠濟路上的處長。

「也不算久，才是六七年間的事。」

「膠濟路上我也有幾個朋友。」

范振聲聽着暗暗捏一把汗，若是再問下去，說不定會有點危險。不過他本來就會隨機應變，而且茶役正送了茶來，他就乘勢換了話頭說：

「陳先生到漢口，還沒有什麼困難，這條路還好走，像我到湖南，那就麻煩，正巧這個火車汽，車都不能通行的時候。不過這當然也是一時的現象，我想過了相當日子，就會比較好一點，可是那邊的朋友招我去，大概湘桂鐵路方面要我服務咧！」

客人果然忘記了膠濟路的幾個朋友，認真地說道：

「汽車我聽說還雇得到，范先生既在湖南有事情等着，怕也不能多耽日子吧。我有幾個朋友，也

要動身到湖南，他們是自己有汽車的。」

范振聲心裏閃過一個希望：只要好好用一點工夫，一定能佔到便宜，不過他也很懂得「欲速則不達」的這句成語，所以還是很淡漠地說：

「只是我還沒有決定，有機會我想到四川去比較好，並且那方面也有一點熟人。」

這時候，幾響扣門的聲音把他的話攔住了。

「進來」他高聲說。

進來的是一個剃光頭穿灰布制服的人，很堅實的身子，忠厚的臉，看那鞠躬招呼的模樣，有幾分像一個中尉身分的軍人。他看見房間裏還有一個人，好像有點為難的樣子。可是范振聲的為難更厲害，簡直有點兒心跳，想不到這個因為自己說了做過好幾處參謀而十分效勞的朋友，會在這個時候到來的。

「范先生還沒有動身？我很抱歉，不能早些來。不過在這裏有幾個朋友，知道范先生在軍界方面有過多年的歷史，都很高興。若是范先生明天還不動身，他們預備明天來拜望。」

「明天，明天我說不定就走了，那邊事情也很要緊呀。」他搓着手。

「上湖南？」

「說不定是四川。」聲音有點不自然，神色也有點晦澀了。

那個忠厚的臉上完全是給弄糊塗了的神氣，他記得在那個小車站上，范振聲不是明明說去湖南嗎？而且去湖南是一個當團長的朋友邀了他的。

「范先生到四川也是在軍界方面做事嗎？」

不等范振聲編什麼謊話來回答，那個陳先生不自然地咳了一聲嗽，把范振聲看了一分多鐘，就草草地告辭着，怕着什麼似的，奪門走了。可是這一來，這位身子寬大的陳先生在門口跟幾個人撞了一個滿懷。那些人把這匆促走着的人看了一眼，也就讓他過去，而他們就走進這二百一十一號來了。

一方面給這新來的客人讓坐，謝着這次路上虧他幫了許多忙，而一方面在心裏感到一點不安的范振聲，猛的回頭來又看見這幾個武裝的人，心裏簡直有點生氣。不過他立刻安慰了自己，他們只是調查旅客的。

「你先生貴姓？」走在最先的一個問他。

「姓范。」他遞了一張名片。

巡警看見名片上只有范振聲三個字好像有點失望，看着那冊旅客登記表回問道：

「你先生是江蘇教育廳的祕書，有沒有證章在身邊呢？」

「證章？」他矜持着鎮靜的態度。「在匆忙中我沒有帶證章。」

「那麼隨便什麼文件都好。」

「文件也沒有帶，那時候敵機炸得太兇了。」

那幾個神色莊嚴的巡警都把他打量着，范振聲心裏卻想：「真糟糕，都是來得這樣不巧。」

站在范振聲旁邊的客人，更給糊塗了，他不懂得在軍界上有過很久歷史的范先生，怎麼又是教育廳的祕書。

「都沒有帶，奇怪！證章無論如何是應該帶的，」拿着冊子的那個說。「那麼你名片上怎麼沒有街頭呢？」

「臨走時候我就揀了沒有街頭的才帶，」范振聲又恢復了勇氣。「我們退出戰區多危險？要是碰到日本兵，帶這些東西的就麻煩了。」

「唔，剛才你不是說，在匆忙中才沒有帶的嗎？那麼像你現在說來，好像又很不匆忙呢！」另一個高鼻子大眼睛的巡警站到了前面。

范振聲立刻想到一個充分的理由：「這是關切生命的事，那裏能不想週到呢？」

「唔——」拿冊子的在鼻子裏哼響着。

范振聲這才想到應該給客人送一支煙，一邊又笑着向巡警們說道：

「你們還有什麼疑問嗎？像我這種情形的恐怕很多，退得遲了，那又有什麼法子想呢？」

「就因為近來很有一些人到內地做上許多壞事情，我們不能不查得嚴密一點。」

「那也是實在的情形。」范振聲又變得謙和起來，

「走吧。」拿册子的向大眼睛的輕輕說着。

那個好像還不能滿意，把范振聲又看了一眼，才跟着其餘的幾個走了。

「請坐吧！」范振聲又向客人讓着坐。「這種人最麻煩，有時候就不容易對付。」

客人卻抓起了帽子。

「別忙呀，我們很可以談一會兒。」他燃起了一支煙，讓左手伸進褲袋裏。「你想，一個人怎麼經受得起這許多驚慌呢，我是……」

他又給自己解釋着了。而且他已經在肚子裏編好一個他當祕書時候的故事。

然而客人沒有聽完，便疑懼地告辭了他，急急離開這二百十一號房間了。

「哼，不要聽我的故事也好，」他對着門口獨自兒啞嘴。「本來我不用你們幫忙的時候，也不必要認識你們！今天雖失了一個有希望的好機會，也就算是我今天的晦氣罷了。那個人能夠給我估便宜的，那麼他就是我的朋友。這就是我的逃難哲學。這一個小小的挫折算得了什麼！看我以後好好地用點兒手段！」

他不斷地在房間裏踱起來，用勁地抽着煙，想到那兩個在外面奔走的年輕同伴，又在肚子裏暗暗地說：「真還是不懂事的孩子……」

二十七年三月脫稿於桂林

## 活 教 育

黑暗慢慢縫合起來……連互在黃昏邊界處的遠山，只剩下龐大模糊的輪廓。空間浮着夜霧，吞沒了一切。

月台上一盞黃澄澄的煤油掛燈，照着三十多個人形，把一堆堆的黑影，塗在月台附近的地上。黑影蠕動的時候，那暗淡的燈先，便柔弱不勝地，好像有搖搖自滅的危險。

一陣陣夜風抖擻着撲將過來，那些黑影就起了蠕動，而且有一種類似呻吟的嘆息，悲涼地跟着夜風消失了。

「今夜又沒得車子了！」難得有這樣一句比較響亮的話，使凝凍在寒冷裏的人都騷動起來，爭向木柵那邊問那個路警：

「怎麼站長說得活像的，又變了卦呢？」

「總站近來缺少車頭，那有什麼辦法？」路警沒精打采的，正想回身走了。

可是許多聲音都拉住他。

「明天清早呢？」

「這一次站長說是準有車來……卻又是空守了半天……」

許多嘆息在空間交織着，許多焦急的眼光，把一個個問號向路警的臉上去過去。

「誰知道呀！……那邊有車頭預備用了，但一個命令來要送傷兵，車頭立刻就沒有了。……問站長，濟什麼事！」那路警好像代爲抱歉似的，向那些又失望又焦躁的黑影不忍地看了一眼，仍舊是沒精打采地，拖着一條瘦長的身影回身走去了。

月台上的黑影錯亂起來，那黃澄澄的燈火便搖搖不定，好似爲這些人們憂鬱着；又空守了一天！「唉！這樣的守下去，雖是逃過了炸彈槍砲，卻逃不過給風霜夜霧凍死的！」

「怎麼不呢，我是滿肚皮的冷風，連骨髓也凍了……」

有人正在大聲地抱怨，但給一陣尖利的夜風吞蝕了去。

然而有一聲悠長的嘆息，給夜風打得更淒厲了，那是一個六十開外的老人，燈光把他鈎畫了一個瘦弱的輪廓；他一邊打顫，一邊低喚着熟睡在做哥哥身旁的孩子：

「別睡了……今夜又沒有車子……醒吧，快不要着了涼！」

那個約模十六七歲的哥哥，也瑟縮着身子，推醒那熟睡的弟弟。弟弟抬起頭來揉揉眼，看看四周騷動着的黑影，又低頭睡去了。

「真是孩子，這麼冷的地方也能睡……去找旅店吧……今夜又沒有車了！」

給哥哥用力拉了一把，弟弟畢竟也抖索着站了起來，嘴裏含糊糊糊地說：

「守這麼三天三晚還是沒有車子……爺爺別走這條路吧，誰知道要守多少日子呢……」

哥哥老成地看了他一眼。「這個時候還跟誰嘔氣！爺爺要到那個目的地，現在只能走這一條路。憑你有多少錢，也不能包車子從公路走。你不是聽說人家肯化三百塊錢包一輛，交涉了兩天也沒有結果嗎？」

「唉，別說了，到那個小旅店去……」爺爺哆索着手，扶在弟弟的肩上。

哥哥提兩個皮包，心裏免不了一陣淒涼。這兩個皮包，已經有幾十次從那個小小的旅店裏提上月台，又屢次從月台上沮喪地提回了旅店。這幾天他常常想一個人退回到C城，不給爺爺知道，去加入戰地服務團，守在這裏等車子，能夠到湖北或是湖南去，又有什麼意思！他也乾脆希望今夜就沒了車，別像昨晚那樣的，搭起了木板還沒睡熟被窩，車站上的夫役來通知，說是車子隔兩個鐘頭就要來了。所有的客人都是又疲乏又興奮地起來準備。在站上守了半夜，車子還是沒有，後來才聽說總站上搭客太擁擠了，許多難民都要上車，不准車子開走，才就了下來的。哥哥這樣的想着走着，離車站不兩三百步的小旅店已經到了。

這唯一的小旅店裏，早已坐着許多人，比月台上明朗幾分的掛燈，照着胖子老闆又肥又光的臉，很有一點幸災樂禍的神氣，彷彿在嘲笑這些困頓焦躁的客人。老成的哥哥記起昨夜爺爺睡在木板

上發抖的樣子，就到附近幾家小舖子去，也許能租到一個完整的床鋪。然而四五家小小的舖子都充作臨時的旅店，擠得滿滿了。他們便不得不回到胖子老闆那裏，要他想法一個睡覺的地方。

「幾條木板也有人定下了，只有兩隻檯子一隻竹榻還留着，那邊的兩隻也有了人。」胖子老闆額子底下那塊肥肉一顫一顫的，指着左邊兩隻比較小些的桌子。

爺爺的樣子有點躊躇，胖子老闆卻驕傲地說道：

「你不要，等一會兒就沒有了，今天的客人比前兩天多。」說着就把右手幾個油膩膩的指頭在大腿上擦了一擦，收拾起兩副碗筷，向後面的廚房走去。

「棉被呢？」爺爺一邊問，一邊哆嗦着身子，趕緊坐到屋角的一個椅子裏面。

弟弟看見爺爺的臉色十分灰白，二寸多長的鬚鬚上面，停留着許多細小的水點，他想：爺爺又老許多！於是心裏有點難受，回過身子去看幾個剝着落花生喝酒的人了。他剛才那種疲憊的睡意，也慢慢在眼皮上消褪了去，只覺得骨子裏都是冷氣，心裏空空的，肚子裏也空空的。

大概是廚房裏一股油香，祇爺爺記起了因為等車子，今天還沒有吃晚飯的事。爺爺低聲叫他們到廚房裏去看看煮的是什麼東西，說是也應該吃點了。

弟弟趕忙拉住哥哥的衣袖，迎着廚房裏翻騰出來的濃烟和油味，走了進去。老闆肥碩的身子，占了大半個灶面，正拿起鍋鏟，挑一塊熬過的猪油放進鍋子去。老闆娘本端着兩碗肉絲年糕預備送出

去，看見這麼大一塊豬油，忙停住腳，泛着白眼說：

「這麼多的油炒兩碗麵？」

「三碗蛋炒飯呀！你當我是傻子？」大概話說得太用力了，一條鼻水急忙拖了出來。老闆把鼻子一縮，底下那些肥肉顫巍巍地搖擺一下，鼻水像帶着彈簧似的，往裏一縮，立刻又拖了半寸來長，於是他用左手的袖口抹去了，忙着把白飯倒進鍋裏。

「走吧！哥哥嫌髒，看不上眼，而且心裏有心事。」

「要什麼緊呢，又沒掉在鍋裏。」弟弟輕聲說，也輕輕地碰着哥哥的手臂。他肚子空得慌，看見老闆把半碗蛋倒在油炒的白飯上面，禁不住偷偷嚥了一口唾沫。

這三天中間，除了吃過兩餐臭鹹魚的客飯之外，爺爺總是只買幾個粽子或麵餅當作飯食的，老闆的客飯實在太叫人不能下嚥了，卻也想不到還有炒年糕蛋炒飯這些東西。弟弟於是自告奮勇地去問爺爺，爺爺說他肚子飽，只要給哥兒倆煮兩碗蛋炒飯夠了。

哥哥沒興趣，再走下去，一個人先出去了。弟弟覺得哥哥近來變得太多，宛然是一個大人的樣子。從前的哥哥是有說有笑蹦蹦跳跳的；自從逃出了家鄉，哥哥就變得很少說話，簡直有點兒瞧不起自己。

他跟着送蛋炒飯的老闆出去，哥哥正站在椅子旁邊，好像聽聽爺爺和一個戴眼鏡的先生說話，又

好像一個人在打什麼主意。爺爺的臉色緊張得厲害，那個在江邊趁渡輪時失了一切行李的戴眼鏡先生卻連連點頭吐氣，弟弟想戴眼鏡的先生大概又談到傷心的事了。

哥哥對着那碗熱騰騰的蛋炒飯，好幾次要想分半碗給爺爺，卻因為爺爺那種悲涼的神色，始終沒敢說出來，默默地低着頭吃了。

「你想，炸彈生着眼睛也不會掉得這麼準，怎麼不偏不斜，正巧掉在那個地室上方。二百磅的，那個地室還支撐得住，不堆着那麼多的棉絮破布，也不會燒得那樣厲害。唉，五十多個人活活的……在裏面燒死……唉，你無論如何不會想得出那種怕人的樣子……那種怕人的叫聲……五十多人哪，活活地燒死炙死的……後來，救火的趕到，又濟什麼事呢！火那樣狂旺，一時沒法撲滅……看見地室的洞口有幾支手臂在跳抓，又有什麼辦法呢……唉，你一定沒有聽到過那怕人的叫喊……五十多人活活給炙死的叫喊……」

「這實在太可怕了……我活了這麼大年紀，也從沒見過比這個更慘的事……事後翻掘出來，那五十多人一齊站着，一齊炙成烏黑的木炭了……本來大家以為這個地室穩固，上面又堆了那麼多的棉絮破布，即使炸彈恰掉在上面，也不會炸的……那裏知道就會燒呢……那時他們的爹還能夠辨認，我那兒媳簡直認不出來了！唉，要是我換了他們，那豈不是好……留着兩個年壯力強的人，非但孩子們受用……國家也少一點損失了……」

「所以像你那樣能夠保全一家人的生命，失掉那些東西又算得什麼呢？爭回了國土，什麼希望都有……像我們，也只帶兩個小小的皮包……活了這麼大年紀，看自己的兒子媳婦燒死在炸彈下面，我還要什麼身外之物呢！……我是趕緊要把孩子送到比較安全的內地讓他們好好讀書……」

「想想，實在是沒有家的人最可憐了，這是浩劫……不過平心說一句，比我們更慘更可憐的人，自然還有。」

戴眼鏡的先生，幾乎有點神思恍惚地打斷了爺爺的話。

「那當然，各種各樣淒慘的人都有……浩劫，是浩劫，沒有錯，中國人是不能逃避這一次浩劫的……」

爺爺說得忘了一切似的，眼圈兒很紅；雖是眼角邊有許多皺紋給隱藏了，還是看得出來。自從退出家鄉，爺爺總不喜歡談到慘死的爸媽，遇到熟人問起，他也只是搖搖頭，嘆一口氣，顫慄地說：「可惜我不能換了他們……換了他們……」

只有一次坐船趕水路的時候，爺爺跟他們談起了爸媽，那時爺爺並不這樣興奮，他告訴他們應該永遠牢牢的記着，誰奪了自己的爸媽，誰使自己的爸媽死得那樣可怕的爺爺也告訴他們，沒有爸媽的孩子，處處會多受一點苦難，但爺爺又說這不是怎樣可怕的事情，只要自己有決心有勇氣，多一點苦難就是多受一點良好的教訓。平時極沉默威嚴的爺爺，他們想不到也有這樣的慈愛，哥哥先感

動得流了淚，弟弟生性就比較頑強一點，他把臉兒埋在手掌中間，狠狠地咬住着嘴唇半天不說話。

「人老了……就什麼都不中用，心裏雖想到有許多應該做的事情……然而又能夠做什麼呢！只要孩子們不忘記他們慘死的爸媽……」

正在沉思的哥哥聽到爺爺又這樣說着，禁不住鼻尖上一陣辛酸，兩大顆淚珠就撲簌簌地滾到蛋炒飯裏。可是他立刻又記起爺爺是不喜歡流淚的，便低下頭對着只吃過一小半的蛋炒飯，讓疏懶的一絲兒熱氣騰在淚的前面，幻成了白茫茫的一片。弟弟筷子碰着碗盅的聲音也慢慢鬆懈下來，他卻不敢抬起眼睛來向弟弟看……輕輕地把筷子撥動着，裝做正在吃的樣子。

「別傷心了……這是兩個民族中間血肉的債，總有一天會清算過來的……」他聽得那個戴眼鏡的先生說，「老百姓實在死得太多太慘……像我一家人雖留得了性命，可是錢捲在舖蓋裏，一起丟了，這樣寒冷起來的冬天，沒有錢，沒有一點東西，到內地去說不定仍舊會凍死餓死……唉，說來實在叫人憤恨……」

可是爺爺咳嗽一陣，又接着戴眼鏡先生的話說了下去：

「不死這些人也不行……再給日本人欺侮下去，全中國的人都會死得這樣慘了……這世界就是這樣一個人吃人的世界，有什麼辦法……有什麼辦法！年輕的時候在日本，我就常常爲自己這

祖國暗暗捏着一把汗，我常覺得總有可怕的一天會到來的，回到國內做事的時候，又悲痛着我們的確有許多要給日本人欺侮的地方……現在，就總結着一篇糊塗的賬……祖宗留下的怨孽，也只有讓這一代來結算了……」

「我這樣一個上了年紀，沒有用的人，卻不能換了孩子們的爸媽……爲了國家，爲了我那慘死的兒子媳婦，我只有把兩個孩子好好地教育……好好地使他們做一個有用的人……」

也許爺爺因爲太興奮的緣故聲音聽來有點沙啞；而且哥哥聽着爺爺那悲憤的話，心裏是說不出的難受，他覺得全身的血液流得那麼快，幾乎要綑破了血管；同時他喉頭也梗着一句話——他要爺爺讓他們到真實的事物上面去受教育，何必跑了幾千里路，找什麼學校呢！那天經過C城，他要加入青年戰地服務團，爺爺急得什麼似的，無論怎麼都不許他去。他明白爺爺是惦念着爸媽，疼愛着自己，才不許他加入的，但他覺得爺爺完全是錯了，要不忘記爸媽，要救祖國，要教育自己，只有讓自己加入這類活動，去受真的教育……他知道爺爺並不是一個頑固的老人，但是在這件事情上面，他費了許多唇舌，還是毫無結果。爺爺的見解是這樣的：要救國，並不是個個人到前線去才是救國。他要使自己和弟弟好好地讀書，好好地修養，爲將來的中國多造成一個優秀的人才……長期抗戰的意思也包括這一點的！爺爺好幾次告訴他，阻止他加入青年服務團的事情。雖然他覺得爺爺的話也有理，不過常在他全身沸騰的熱血，往往使他憤憤地，以爲爺爺是太不識時務了。

「哥哥……」弟弟低聲地呼喚，還碰着哥哥的腳。

正抱怨着爺爺的哥哥裝作沒聽見似的，……卻有兩顆淚珠又掉到碗裏了。這時老闆晃着肥碩的身子，在弟弟那邊收拾碗筷，他趁勢就把剩下的大半碗蛋炒飯推了開去，偷偷地掏出手帕抹了眼淚。他看見弟弟那個碗裏也留得很多，而且弟弟的臉色也不像剛才的活潑了。

「哥哥，你看爺爺……」弟弟又低聲喊着。

哥哥把一隻手支着頭，沒向爺爺那邊看去，他心裏翻騰着許多錯雜的念頭，他忖量着是否應該聽從爺爺的話去安心地讀書，給將來的中國添一個有用的人才；還是應該針對着敵人，到前方去做一點工作。爺爺的話，果然也有一些理由：說是長期抗戰，並不要一定個個人都走上前線的。不過他覺得無論加入青年的戰地服務團，或是去參加民衆的廣大游擊戰，對國家都直接有利，對他自己也未嘗不是一種極好的教育。他常常聽教師說，教育不單是限於書本和學校，在無論那種環境裏面，都有着活的教育。那麼他想，現在這個時候，真是一個最好的受那活教育的機會……爺爺的心他是明白的……可是一種少年人特有的激昂的情緒，今夜又在他心裏沸騰了。

這時候，戴眼鏡的先生回到了右邊那間小小的一號房間去。他抬頭看爺爺，臉上還是一股興奮的神氣，但也掩不了眼眶邊那種深沉的疲憊神色……爺爺的眼睛簡直凹陷得有點兒怕人。他看弟弟，弟弟的樣子好像也想着什麼心事。見到哥哥看他，便焦慮地說道：

「這車子，不知該等到什麼時候！」

活潑的弟弟，現在也儼若大人的樣子，可是哥哥聽到是這樣一句聽厭了的話，只丟了一個同情的眼色，沒有回答他。

「爺爺，你肚子不餓嗎……」

弟弟看見哥哥不想說話，就走向爺爺那邊去了。爺爺告訴弟弟，那戴眼鏡先生說湖南也有辦得極好的中學，在湖南做事的表兄又是學識極淵博的人，到那邊，兩哥兒一定可以好好讀書了。爺爺又記起弟弟是最愛數學物理的，他叫弟弟好好研究上去，將來的中國一定最需要這方面的人才。

不知什麼時候胖子的老闆靠在一堆行李上面睡熟了，現在竟呼呼地打着鼾讓一條口涎流到三寸來長，搖搖欲墜地掛在下巴旁邊。正巧老闆娘從廚房出來，在那肥肥的膀子上老實揩了一把，老闆驚跳着把口涎收回了一半，卻又顛巍巍的掉到地下去了……於是一屋子的人都哄笑起來，爺爺的話也給打斷。這一陣笑聲過後，有許多人都疲乏地打着呵欠，大家都記起了幾天來疊積的疲勞……這屋子裏就架起了許多臨時的牀舖。

跟弟弟兩個睡在用桌子權充的牀舖上面，哥哥心裏還是起落着許多複雜的念頭。剛才守在月台上，的確覺得寒冷疲乏得難受，但現在，興奮得連一個極不重要的雜念，也化了一些思忖的工夫。他記起看過的許多中外偉人的傳記，有許多是從社會的活教育中成長起來的，爺爺不是要自己成

功一個有用的人才嗎？那他就覺得不應該放過眼前這個最好的機會！他想到自己要跟許多熱烈的同伴在一起工作，一起給生動的環境所磨煉，勇敢地生活，將是一件怎樣快樂而有意思的事……然而他立刻又想到爺爺是決不會允許的。

「爺爺老了，就喜歡只把事情看到不相干的將來去！」他在肚子裏暗暗地說。「將來的事雖要緊，但現在的應該比將來的更緊要一點！」

於是他又興奮地想了一會兒，替自己打着主意。

悠長的，鼾聲這裏那裏地響應了起來。看看睡在竹榻上的爺爺，閉着深陷的眼睛，裹在花布的棉被裏，是一種又慈愛又可憐的神氣……一陣辛酸又襲上他鼻尖來了。

弟弟在睡夢裏含糊地說着一句什麼話，陡的翻一個身，他怕弟弟會掉到地下去，但弟弟又一陣夢囈，仍舊睡得十分香甜。他用手親切地搖着弟弟的身子……

一覺醒來，聽得爺爺有點咳嗽，燈火早給老閻捻得有點昏暗了。他側起半個身子看見爺爺仍舊閉着眼睡得好好的，便又安心地躺了下去。思潮仍是不住的起落，耳朵邊老是响着這樣一個聲音：「不要放過了這個偉大的時代，活的教育就在你的眼前呢……」

他看着那盞昏暗的掛燈，在沉思裏不知過了多少時候，近處幾聲嘹亮的雞啼，衝破了無邊的沉寂。

左邊那一個舖上，有人爬了起來，輕輕地開了門出去，不多一會又回來了。他在那一開閣之間，看見天空已經有了一絲曙光，門外那棵大樹，襯出了深黑的龐大輪廓……是時候了，他暗地裏對自己說。輕輕地坐起來穿了衣服，對着疲乏而憂鬱的爺爺的臉，側着腦袋酣睡的弟弟，心裏奔騰着一種複雜的情緒，慢慢地開門走了出去。

初冬拂曉時的寒冷圍住了他，他振作一下，輕輕掩上了門，大踏步走了。  
曙光從極遠的邊界處慢慢地揭去了夜幕，嘹亮的雞聲，好像渴望着曙光似的又在啼叫了。

## 血淋的手

我起了床，還沒洗完臉，隔壁那個新鄰居，又用他次中音哼起歌曲來了。一聽那聲音我眼前就跳着一個圓臉，下巴略尖，頭髮光潤發亮，兩隻凹陷的眼睛，在濃黑的眉毛底下，不住地閃動。不但如此，我還能想到他哼着歌曲的時候，一定還有一枝中上等的烟捲陪伴他，讓一隻腿放在另一條的上面，輕輕地顫動着的。

我這新鄰居不但每天早上要哼各種歌曲，而且常常有許多客人在夜晚來看他，沒有客人的時候，他就得在深夜才回來的。當我第一天在窗口看見他伴了幾件簡單的行李搬進隔壁的屋子，不知怎麼我就有點注意；過了幾天，我看出他是那麼一位又悠閒又忙碌的人，更在無形中吸引我的注意了。

今天的天氣帶點鬱熱，陽光照在對面一家俄國酒店上面，鍍着沉鬱而懶散的紅光，窗口吹進來的風有點催眠成分。我記起今天下午還有一件重要的事情，而昨夜幾小時緊張的工作，也在我心頭一一浮沉起來，於是我立刻興奮了。我把領帶結得極端正，戴上眼鏡，完全是就要出門的樣子，走到左邊窗口去，那個新鄰居正巧扔掉半枝烟捲，在窗口那張小几上拿起報紙，哼着的歌曲，也停住了。他抬

頭看見我，便給了我一個溫雅的笑臉。我們交談了幾句應酬話，也說到今天這不痛快的天氣，接着我就極匆忙地離開窗子，拉上窗簾。我猜他一定會料到我從靠馬路的大門出去的。其實我在這談話中間，注意到他靠馬路的窗前桌子上，新添了一個電話機。

剛吃完那簡單的早餐，預備把下午的事情計劃一下，我的房門上有一聲熟悉的响動，進來的是我意料中的石青。他今天穿着一件寬大的袍子，黑呢的便鞋，戴一副大玻璃的克羅克，一個上好的草帽，宛然是普通的小紳士，我覺得他這裝束的確又有趣，又適合，跟他穿起漂亮西裝和藍布衣服的樣子，又截然不同。

我們微笑地彼此招呼着。石青丟了帽子，坐在我的對面，輕輕地告訴我，今天下午一點鐘的會，提早在上午十一點鐘開。石青是負責通訊的，他奔波得最忙。我隔着那淡綠的克羅克眼鏡，看見他眼圈兒染着疲勞，眼眶深陷下去。自然吾們軍隊退出上海，敵人加緊了特務工作，我們這一羣留在「孤島」上的人，就處處受到威脅和麻煩，只要看石青那雙深陷的眼，就可以知道。

「情形不大好，」石青望着我說。「哈叭狗們太多太活動了。」

我們叫漢奸行動的人做哈叭狗。不知怎麼我想起了那新鄰居的小小的圓臉。

「因為這樣，我們這個會，不能不提早一點開，……據西鄉的報告，××村的游擊隊，很有急須進行的許多工作。」石青仍舊緊緊地看着我，好像要在我臉上找出什麼東西來似的。

我知道他肚子裏有許多事情糾纏的時候，就會有這種神情。

「老李怕要下午才趕得回來……」我想到提早開的會。「××村的事怕又該他去負責吧，……」

「西鄉的情形又不同，不是老李那些經驗能支配的，幹部一定會委派別人。」

不過我也告訴石青：昨夜大家分手時，社翔跟我談起能夠出入於敵人的鐵蹄底下，到鄉間去指揮或活動的人，簡直太少。現在這時候正需要許多又机警又有經驗的人到四鄉去組織，去配備民間的力量。

他輕輕吁了一口氣。我知道他本也有這樣的感想，聽了我的話心裏有點難受。他是我們一羣中很努力也很容易悲觀的一個。但他的悲觀並不是對於事情的消極或灰心，而是因為他的希望太大，就常常免不了有點感慨。他感慨的時候，也只是輕輕吁一口氣，接着又是一股堅毅的神氣。

「只要幹，只要有勇氣，我相信世界上沒有所謂困難的。」

石青每說這句話，總使我因為他那種天真無邪的模樣而感動的。現在他又這樣說了。同時我看見他眼睛裏閃過一種頑強的亮光。

他匆匆就走了，在上午十一點開會之前，還有許多事情等着他做。不知爲了什麼緣故，剛才他眼睛裏那股頑強的光，好像一直在我眼前閃動，而他一進來就沉鬱地對我說的「哈叭狗們太多太活

動」這句話，又老是充塞在我的耳鼓裏。

上海在戰爭中的時候，石青簡直忙得連吃飯睡覺都分不出時間。可是他極活潑，東奔西跑的，難得見他有休息的機會。我雖然也忙，在別人看來一定沒有他那樣緊張，有一次我因為某種使命上前綫去，半途給日机的機關槍射中臀部受了傷，躺在醫院的病房裏，他在百忙中總抽出一點時光來看我，樣子又親切又嚴肅，每天把報紙上重要的記載都唸給我聽。自從上海變成「孤島」，他又用另外一種方式忙着，也因為職務的關係，他好像仍舊比我緊張，在張牙舞爪的環境裏，他的眼眶深深地凹陷了下去……

我一邊抄寫一件東西，一邊想着這同工作共患難的朋友。到十點四十分光景，我趕忙結束了手裏的工作，去參加那個集會。臨走時我偷偷地從窗帘的小縫裏看看對面的窗子，那房間裏靜靜的，可以看見剛才那份報紙凌亂地躺在一個椅子上面，我想那位鄰居一定也出去了。

今天這天氣果然十分鬱熱，走在陽光底下，皮膚灸得有點發痛。我已經轉了兩次彎。後面離我兩三丈遠近，有一個穿深灰色西裝的人。第一次轉過彎我發覺這個人在我後面，此刻仍舊看見他，實在是故意尾蹤着我了。也許他知道已引起我的注意，便逗留在一個報攤前面。這時候正巧有一輛並不到我目的地的電車駛來，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，我跳了上去。讓電車開了兩站路，我可以跳下來再到那個地方的。

會只開一個多鐘頭，把許多事情迅速地討論着。我們在四郊幫助游擊隊進行的工作，很有一點成就，今天有好幾個人到許多有危險性的農村去散會後大家分頭做，我和石青因爲一件事情，約定下午五點鐘在一個小咖啡館裏見面。

五點還差三分，我到了那家咖啡館，我好像找座位那樣的，在樓下走了一週，沒有石青。走到樓上，也沒見他，我在近樓梯的空桌邊坐下了。我要了一杯普洱茶，一碟西點，約模過了五分鐘，石青還不來，我心裏不免有點奇怪。我們中間有約，從來不會錯時候，尤其是石青，約定在幾點幾刻，他早到也只有十二分鐘，遲到也只有十二分鐘。

這咖啡館不是我們常來的地方，因爲知道這裏出入的人並不怎樣嘈雜，才選了它，向窗口望出去，輝煌的電燈，早把傍晚的天色完全吞蝕了。我慢慢地喝着茶，心裏有點焦灼，把許多座位上的顧客都打量過一遍，看來外貌都是文雅的紳士和淑女。約摸經過二十分鐘，我遠遠就看見石青走上了樓梯，我們招呼的樣子好像是偶然碰到了似的。招呼過後，我邀他跟我同座。我們都要了一杯可可牛奶，一些小點心，石青趁着離我們最近的兩個人下了樓，用手指在玻璃臺面上寫了兩個字：搬家。我懂得他遲來的原因，一定他發見有人監視或追跡，才差了時候。早上那穿深灰西裝的人，又在我眼前晃了起來。

我心裏正感到一點不安，他又告訴我，就在半個鐘頭之前，法租界跟公共租界又有一百多被檢

舉了。

「他們要造成一個恐怖的局面，」石青拿起杯子喝了幾口牛奶。「這是他們的開始，以後還有更多的麻煩。他們任意想到一個數目，要抓多少人，就抓多少。但我們這方面，也有一點小小的成功，剛才我碰到K，我們所注意的幾個哈叭狗，都在我們手掌中了。」

我的情緒十分緊張，正想說話，石青又輕輕的說道：

「我們必得在二三天內搬家，你的地方也不好。」

「不過你的工作，要找一個適當的房子，比我更難……」

「對了，我還是三天前想搬的家，到今天還沒找房子。」他似乎有點憂慮，我禁不住難受地看着他那雙凹陷的眼眶。

克羅克的眼鏡，在燈光下變成美麗的淡紅顏色，襯着他靜穆端正的臉，輪廓清楚的嘴，我想在一個陌生人看來，他倒是十足的一個哥兒呢！

我們一邊吃東西，一邊談論我們預計着要商量的事。我們用着簡單的話，沉靜的態度，很快地結束了我們的任務。但是我看出石青的眉宇之間，正在懷着心事，打着什麼主意。我想，他一定是爲了剛才那檢舉的事，以及我們急須搬家的問題。

到咖啡館吃東西的人，都好像很悠閒，很高興在這裏多消磨掉一些時光：大家都把東西吃得極

慢，吃完之後又從容地抽一支烟，談些隨便想到的話。我們來利用這個地方，的確還適當。快離開這咖啡館時，他告訴我明天上午八點鐘，各人到社翔那邊，他還想到存在我那邊的一些記錄東西，明天應該帶到社翔那裏，因為社翔的地方比我們穩當多了。

走上馬路我買了一份晚報，和石青一起走到電車站那邊，才分了手。

離開了他，獨個兒走在明亮的馬路上面，迎面吹來白天遺下的沉鬱而潮濕的風，記起了兩小時前檢舉的恐怖，心裏有點激怒和難受。

第二天醒來，剛張開眼睛，我就記起了昨夜石青所說八點鐘到社翔那邊去的話。然而我一翻身，門口的小桌子上，一件奇怪的東西，把我跳了起來。

這是一隻血淋淋的手，那麼可怕地躺在那桌子上面，手臂斷處的血污淋在那死灰的手上，也有一些血污染在桌上。我着魔似的奔到桌子跟前才又看見血手旁邊還有一張小小的紙，上面寫着兩行潦草的字：

「你大概認識這是誰的手，對於你的行動，我們一該用這血手來警告一下！  
一種悲憤和仇恨交織成的怒火，在我心頭迸裂着。我拿起這血淋的手，看見無名指上有一隻細細的戒指，我幾乎失聲喊了出來，——這是石青的一隻左手！

我手很厲害地抖動起來。不是恐怖，這是我的憤恨使血流奔騰着，每一根神經纖維都緊張得快

要爆了！

「用恐怖來制止和搗亂是笨拙的，世界上沒有一個能被恐怖征服的人，能被恐怖掩住的反抗！」

我震怒地喃喃說着。懷着那隻血淋的手，石青那頑強的閃動着的眼光，好似就逼視在我的面前。我突然看到了左邊的窗子。我急速地走着過去，拉開窗帘，在淡淡的晨光中間，我看見對面的屋子裏空空的，沒有了一切東西，那圓圓的臉，每天早上用次中音哼歌曲的鄰居，不知在什麼時候搬走了。

我親切地抱着那支血手，眼前幻現着一幅偉大的圖畫……閃動着石青兩隻明亮的眼睛……

## 那個像間諜的女人

車廂裏有濃重的碳酸氣。我因為兩腳麻痺而醒來的時候，覺得前額有點脹痛，呼吸也有點困難，好像空氣裏沉澱着什麼似的。

車子還在開行，玻璃窗上已經有模糊的灰白的光，能夠看見外面一些向後奔馳的黑影。那逗留，在玻璃窗上的薄光，也鈎劃出車廂裏許多凌亂的輪廓。那些用毯子或大衣裹着瞌睡的人，一個個都微微張開了嘴，彷彿在睡夢裏也有着什麼紛爭。躺在靠門口那張椅子裏的一個人，打着很响的鼾，我記得昨晚上車時，那座位上是一個中年的胖子。

我伸直兩腿，讓麻痛的感覺慢慢地緩下來，並且掏出了手帕擦着眼睛，不預備再睡了。看看對面的李，仍舊伏在小几上，讓大衣掩着頭顱，睡得很香甜似的。坐在李旁邊的那個女人，把大衣領子翻了起來，頭微微地偏斜着，枕在籐靠背上面。大概她並沒有怎樣睡熟，在模糊的薄光裏，我看見她有時候張着眼睛，但一忽兒又閉上了。

汽笛忽然沙啞地吼了一聲，好些人都給他喚醒過來，有的打呵欠，有的挺直腰支，都對玻璃窗望了一眼，彷彿這樣問着：車子走到了什麼地方呢？於是，有好幾個人又啞啞嘴，歪着頭睡了。

我只覺得車廂裏的空氣使人悶得慌。看看窗外黑影的輪廓清楚了一點，一種銀色的曙光爬進了車廂裏面，我再也不能安坐下去了。我打開窗子，春天清晨的寒氣迎面撲來。我用力地呼吸好像要吐完肺管裏那些碳酸氣。天空有濃重的朝霧，雖然已經天亮，還不能看清天和地的邊界來。但給籠罩在朝霧裏的樹林山邱的輪廓，却十分動人。汽笛在這時候又吼了一下，我偶然向前邊望去，看見籠在朝霧裏有一所小小的整齊的房子，我想前面一定是一個車站。果然車子的速率緩慢下來，停在一小小的車站前面了。車廂裏許多瞌睡着的人，因為車子突然停住，又醒了過來大家爭問着是什麼地方，只有躺在門口那邊的胖子，還是很有節奏地打着鼾。李也醒了，喝了一口冷開水。伸出頭去漱漱口。他自言自語問着現在已到了什麼地方。我告訴了他，我們倆人一同發現昨天報上載着這車站附近給敵人轟炸的痕跡。我偶一回頭，看見坐在旁邊的那個女人，從小皮包裏拿出一個精緻的小鏡子，梳理頭髮。但我看她的頭髮仍舊像昨夜上車時候一樣的光潔，除了兩頰的胭脂褪了顏色，別的地方一點都看不出是受了一夜車行的困頓。她的兩眼也仍舊那麼靈活。她向我微微笑了笑，也湊近窗口看那炸毀的痕跡了。

「啊，真悽慘，連那些草屋都震坍了，又是苦了無辜的窮人！」

李聽着她的話向遠遠那些坍倒了的草屋看了一眼，同情似的點了一下頭。

「這小小的地方也值得轟炸嗎？難道也是重要的地方？」她熱心地問，帶着幾分北方的口音。

「是交通上一個重要的地方。」李看了她一眼，這樣回答着。

車廂西邊的窗幾乎全部都開了，三等車窗多伸出了更多的人頭。小販們託着鍋子盤在木柵外面叫賣。好些人都跳下車，走到木柵那邊去了。有的人還拿了熱水壺去買開水。那些從鍋子和盤子裏冒着熱氣，故意嫵媚地引誘着老李，招呼了一個賣牛肉蛋的孩子，繞着木柵走了過來；但那個女人爭先買了，她請了客，不許我們再買。而且她另外招呼了一個賣包子的，也挑選着買了好多，不許我們掏錢。對於她這種態度我不知道應該怎樣對付的好，平白地在車子裏碰到了，何必必要對我們兩個陌生人這樣親熱？也許是女人的虛榮心，看見我們都有中校銜的領章，才獻着殷勤；或是赤誠地崇拜我們武裝的軍人，所以這樣親熱。但我以為要把她分析起來，還是屬於前者的成分多些。然而她的樣子，在嫵媚中帶着一種老練的神氣，好像很懂得世故。於是我又覺得她不會有怎樣大的虛榮心了。我心裏雖覺得這個女人奇怪，但一頓還稱豐盛的車廂裏的早餐，畢竟是吃了下去。這好幾個月來，路車上早沒有餐點供應客人。當我們吃完第二個包子的時候，車子開出這個小小的車站。那女人的談鋒又健起來。記得昨晚我們上車後不久，就上來這個單身的年輕女人。這節二等車廂裏乘客也相當的擠，她上車時只剩兩三個座位，我看她略一躊躇就坐在李的旁邊。坐在我身旁是一個戴眼鏡的中年人，常常沉默地翻看着一份報紙。昨晚她就跟我們談了一些話，尤其對於李，她的話更多。她告訴我們去年暑假剛在北方一個大學畢業，那時候中日發生事變，她們一家人就南移下來，借住在一個朋友家。

裏，現在她到比較接近前線的地方去，那邊她哥哥在一個機關裏做事，她想去參加一點抗戰工作。「躲在那種小縣城裏簡直要悶死人，現在這時候，應該爲抗戰做點兒事情！」她忽然正言厲色的說。

李好像很爲她感動，她問我們上那裏去的時候，他很詳細地告訴她，我們一個月前剛從某一個戰區回到後方，現在又應命到前方去。那時我對李看了一眼，我的意思是對於車廂中偶然碰到的一個人，何必這樣明白地告訴她呢？

現在她又跟我們滔滔地談着了。李和她更談得那麼投機，看樣子真會互交換通訊地址，寫起情書來的。我又對李看了一眼，他好像不懂得我的意思，從他面部的神情，我知道還在怪我不應該冷淡了這樣一位活潑的女人。但我從她說話和神色之間，感到她的態度有點不自然，而且神經過敏地想着：

「也許她是一個間諜呀！看她那又黑又長的睫毛，長圓形的臉，說不定是一個久住在中國的××女人……可是就說是我們中國的女人，又那裏絕對不給人家做間諜呢！」

我越是那麼想，越是把她分析，便越覺得她很有幾分間諜的可能。然而我有什麼法子使李知道我的意思呢？我對他使眼色，他又不懂，反在神情中間怪着我。

可是我找到一個機會，那女人說要到後面三等車廂去找個熟人，她走了之後，我立刻讓半個身

子靠在車窗外面招呼李過來，把我的意思向他說了。

李先是不說話向明朗的晴空看了一分多鐘，才嚴肅地說：

「也許是，我們當然要提防一個陌生人……不過……」

「不過怎麼樣？」

「我說你怎麼會想到這個？」李看着我。

我幾乎怪着李失去了一個軍人應有的審慎態度，我告訴他，決不因爲這個女人對你親熱一點，就平空造她的謠；我們本應該處處提防，而且我覺得她不無有點可疑。

「還有，她爲什麼又要到別的車廂裏去找熟人呢？也難說她沒有別的作用。我希望你不要告訴她在到達的地方有多久耽擱，我們雖不怕追蹤，她在我們周圍本不會得到什麼，但我覺得不必去找什麼麻煩了。老李，你平時也主張我們應該審慎一點的，是不是？」

李笑了。他拿下了掛在衣鈎上的帽子。車廂裏的人都開始檢點着各自的東西，因爲車子快到終點了。那個女人也走了過來，她溫和地微笑着，看着窗外奔馳過去的樹木和貼近一個都市的那些建築，又跟我們說了幾句敷衍的話，果然也問到我們在這地方大概有多久的耽擱。

我告訴她今天下午就得離開的。

車子快停了，我和李兩個最先離開座位，也最先跳下車子，好像怕她追着似的。

「我們應該去通知，請人注意她；也許完全是我神經過敏，但我們也不能給疏忽了一個的。」李點着頭。把皮靴後面的銅馬刺在地上，碰得响响的，我不知道他心裏到底打着甚麼主意。我回頭望着我們坐過的那節車廂門口，正走下了許多人，可是還沒有見到那個年輕的女人。

## 還站在邊緣上的小劉

「小劉，今天趕集買什麼東西，也不進來坐坐？」

小劉抬起頭向這李永記的雜貨舖望了一眼，那左耳邊長着一個小肉瘤的老闆正精神健旺地包紮東西。旁邊站着馬家集聞名是勤快的秦三，一定趕早集賣了菜蔬，便買點日用東西，預備回去了。小劉一時答不上話。這家每集總得進去耽擱一下的雜貨舖，怎麼今天像忘了似的，要不是李老闆招呼他，他早已走過了。

可是不等他走近去解釋什麼話，那老闆略一停頓着包紮的東西，便謹慎地挨近半個腦袋來：

「黃村的陳阿虎和麻子老逃了……」

「逃了爲……」小劉略受震動，在他心上立刻閃過一個複雜的念頭。

「自然是爲了徵壯丁呀！」老闆接着又鄭重地說：「逃是不成的，村長已經報告區長，區長也通知了各區各村……」

小劉的心往下沉了一沉，那複雜的念頭只在他心上閃了一閃，立刻又溜了。他正想說前天傍晚還看見他們兩個在山上砍柴，談着前線作戰的事呢。但又不等他開口，那秦三精神抖擻地說：

「逃什麼呢！大家都逃了，一個中國都叫日本鬼吞了去，看還能逃到什麼地方去！現在是……這打仗跟從前不同了，我聽那些學生子滿頭大汗東奔西跑的講道理，實在有點意思，他們倒不是講空話，我們中國人這一會打不了日本鬼才糟糕，逃了，難道等日本鬼來糟蹋！」

秦三用力嚥了一口唾沫，把手掌擦擦嘴，又接下去說：

「前幾天有一些學生子出來到徵了人去的人家講話，他們學生說叫做什麼碗問——」

「不是呀，他們是慰問，向徵了人去的人家問好的。」老闖趕忙給改正了。一邊手裏放開了一包乾麵，又包起了二斤的鹽。

「哦，是慰問，沒錯，是慰問，我到張發家去，那些學生正在好聲好氣地講；他們真和氣，聽了叫人心坎裏怪舒服的……他們說報紙上都記着，那些到了日本兵的地方，男人都給日本鬼徵去衝頭陣當砲灰……留着給日本鬼徵，現在徵去了不是好多嗎？」

小劉的心在這時候又動了一動，好像有一陣熱流通過他的心，那一陣輕輕的熱流通過以後，他心頭又有點沉重，便不自然地緊跟着秦三的話說道：

「道理是有一點，不過輪到自己身上，要幾千里路的調出去，死多活少的事，誰都有點怕呢……聽說日本鬼的砲火又厲害，飛機丟炸彈，一下子就會死幾百人！」

小劉的眼睛一眨一眨的，有如他眼前正幻現着日本鬼猛烈的砲火炸彈。他心裏想：學生子嘴裏

說說，自然容易，又沒有上前綫去；要上前綫去拼命才夠受呢，人家不是說每天要死幾千？那怎麼有活的道理！

「聽說昨天抽籤，十五日該出發的壯丁也有你的份，是不是？」老闆左耳下的肉瘤一顫一顫的，看着小劉的蒼白臉色。「難怪你今天有點異樣，臉色也變了。」

小劉有點不好意思，讓手裏的籃子安放到一個竹凳上，「李伯最會開玩笑，我就心自己到前方去手法不熟練是真的，那裏是臉色也變了呢！」

這麼說着自己先裝了一個掩飾的笑臉，心裏却覺得有點冤曲，怎麼李伯跟秦三都是這樣會說風涼話，好像他們是經過了好幾次打仗的樣子。他懂得李伯是過了年紀，已經不是壯丁，而秦三這一期的籤又沒有抽到，最早也還有足足的三月，那才不用急，說說風涼話就得了，想到這裏，小劉簡直有點兒懷恨別人。他看着斜對面橫街上那兩排豬肉和牛肉的攤子，擠着那些賣買的人，覺得今天的家鄉分外地可愛，趕集的人也多半比平時高興，於是他更覺得暗中有一種力在拉着他，使他想起了砲火炸彈更害怕起來。他一邊聽秦三說上期逃跑的一個壯丁已經抓住了在縣裏正法，一邊想起該到徐春堂藥號去找馮嘴老四，說是今天集上等在那裏，馮嘴老四也有意思花錢叫別人頂替。

小劉正想拿起籃子走，不防肩膀上給誰拍了一下。

「小劉，這一次輪到你，也輪到我，算日子還有四天了。」是擔着兩個空筐子，一手還捏着一些銅

板和毫子的王大。

「好，你們打勝仗回來的時候，我請你們這樣一甕酒！」老闖讓嘴角邊的唾沫濺得遠遠的。「就小劉有點沒勁，一定是疼着家裏那個白淨的媳婦，痛着那二十畝的好田。」

「唔，小劉，你這才是心眼兒小，媳婦放在家裏不會壞，田地也不單靠你，我聽說今年農忙時候，徵了人的人家，上邊會請工幫忙，不用你愁……像我，本來沒有多少田，也沒有媳婦，到外面去打日本鬼，開開眼，才夠上勁！」

「你看！」秦三像發現了什麼似的，望住了小劉。「這一次真是大家一心打日本鬼了，上邊才肯請工，學生子才個個星期都出來……都出來——慰……慰問，在街上講道理！」

「道理我也聽到一點，真要做起來就有點難……我們都訓……訓練過半年，槍會開了，到前線真去打仗總覺得有點生疏。」

「還講生疏咧……我們有的是結實的身體，叫我們做的事，我們是不哼半個不字的！我們生來是中國人，中國有這樣一個冤家，我們命裏派定了要跟那個冤家的，有什麼說的！拼是死，不拼也是死，……」

「人家區長的小兒子也上前綫去了，還有兩年中學畢業。這一會中學生子也去了不少，有許多也像我們一樣是小兵。小劉你看，這一會打仗有沒有有點道理？」王大也好像是學生子講道理的樣子。

小劉苦笑着點點頭，他真奇怪着秦三和王大他們那裏來的這股好勁兒，剛才王大說他是疼媳，疼田地，這當然是一個原因；他覺得自己的媳婦自己的田地那裏能一下子就丟了呢？要是這一回出去就死了……那還是花些錢叫人頂替的好。他真想立刻去找缺嘴老四，昨天缺嘴老四說黃村也有兩個人想化錢，不上前綫去。

「陳阿虎跟麻子老二逃了，你們可知道？」王大要老闖給他包一斤鹽，突然想起了似的說。「我看他們也逃不了，給抓回才是該死！第一次抽的籤逃了八個人，不是抓回了七個嗎？因為是第一次，只罰三十下軍板；區長村長都幾次說過第二回是不能逃的，第二回抽籤的時候應該沒有一個人害怕。上回那個逃了給抓回來又逃的，說是已經在縣裏正法了。」

「那有不知道的？不過法是法，逃還是逃。」李老闖說着包完了一斤鹽，回頭正看見街上走着幾個學生子。走到一個賣黃瓜筍干的婦人面前停住了，好像是說了幾句話，才拐彎走了去。

他還沒看清楚婦人是誰，秦三眼快，便急急忙忙告訴着，那些學生子中間最高的兩個，他認得就是那天在張發家裏慰問的。

但這時候有許多人都向東走，好像東邊有什麼新鮮事情的樣子。有幾個熟人抬頭看見李永記雜貨舖裏的他們，都告訴東邊空地上有學生子在講話演戲。

「一定是出色的東西，」王大第一個跳了起來。「不能不看，喂，小劉，你還在想什麼呀？」

已經踏上了門檻的秦三也回頭來望着小劉。「去吧，小劉看去……李伯，你請李伯娘出來守一下，也去看看？」

「你們先走一步。」李老闔點着頭，那肉瘤一顫一顫的。一心想先去找缺嘴老四的小劉給他兩個銳利的眼睛釘得不好意思，也就向李伯告辭，跟着他們走了。他心裏是說不分明的懊惱，他恨日本鬼，有了日本鬼才有那抽壯丁去打仗的事，但他覺得到前綫去送死又有點冤曲，家裏有和氣的媳婦，廿多畝田。他心裏紛亂得厲害，走在秦三和王大的旁邊，也沒有聽清他們高聲說着的是些什麼話。

遠遠聽到唱歌聲音，但一下子又在他心上飄開了，他想着花錢叫人頂替的事。這樣的事在第一次徵調時他也聽到過，到現在還沒有什麼岔子。

走到近拐彎的那家賣糖餅的小舖子時，已經看見一大堆人圍着一個站得高高的學生。小劉聽得那學生高聲說：

「只要是中國人，個個都應該懂得不打倒日本鬼，我們遲早都不能好好地活，安安逸逸地吃飯。就是我們的子孫，在日本鬼底下也沒有出頭的日子……應該上前綫的，就該一點都不怕，趕忙去殺我們的敵人！中國人因為殺日本鬼死了，也就不算白死！留着鬼子不去殺，明日子讓他們打來了，仍舊要給他們殺死的……」

小劉的心不免震了一震，沉重得難受。他覺得照這樣說來，中國人要跟日本鬼拼命是命定的了。可是他家裏……逃吧，又逃到什麼地方去呢？給抓到了不也是死！花錢叫人頂替吧，還是這一着有幾分道理。

可是那站得高高的學生又大聲說道：

「我們中國人現在只有去拼命……只有拼命才有活的希望，譬如走近深山裏碰到一個吃人的東西，那你只有想法子拼命去殺它，才有活的希望。你不殺它，你只覺得怕，那你只有給它咬死！」

小劉全身都震動一下，他覺身子裏有什麼東西在流，心頭上却老是那麼沉重。現在他和秦三他們已走近人羣那邊，他看見那學生額角上有着一顆大一顆的汗珠，一根根青筋都高高地凸了出來。不知什麼緣故，小劉不敢再抬頭對那學生看；他望隔河那條大路上正走來幾個提筐子趕集的人。他們看見這裏的人羣，就指劃着，把脚步趕緊起來。

「還演戲呢，有勁，學生子真熱心！」

王大的話，使小劉又注意到那台上的學生，却早已沒有了，人羣裏也嘈雜起來。他正要開口問王大演什麼戲，有人一小劉小劉」的喊着，他一回頭就看見是缺嘴老四正在人羣裏擠着過來。缺嘴老四向那學生站過地方看了一眼，好像極高興的說：

「學生子真是隨便幹什麼都好，你聽他們剛才說，前幾天又有幾十學生上前線去了嗎？」

「我剛來，沒有聽到這些話。」小劉說話有點不自然，儘讓舌子舐嘴唇，兩隻眼睛呆呆地看住了缺嘴老四。「那個事呢，你有沒有頭緒？」

缺嘴老四的臉沉下來了，沒有剛才那股高興的神氣。他把兩個大手掌搓了一搓，半晌沒說話，好像打着什麼主意似的；最後又伸起右手摸摸耳朵，才告訴小劉，想是想過的，不過還沒有請到人，村長那邊也沒有疏通；停一下又說，要做，一定成功的，不過……不過担着風險呢！

「黃村兩個我剛才又碰過了，」缺嘴老四又鄭重地說，「他們說已經找到了人，正在講價錢。你要辦，立刻就可以，等一會去招呼他們。我自己，還……還看一天！我心裏有點亂，一時決不定。」

小劉好像腦門上給人打了一下，他想不到缺嘴老四會變了，而且他感到，這究竟是偷偷摸摸的事情，做了也常常心虛胆驚，他心裏湧着一種複雜的情感：他恨世界上有日本鬼，他有點兒害怕那砲火連天的前線，也有點兒奇怪別人怎麼都這樣高興，都這樣容易丟下家鄉……他現在不高興對着缺嘴老四看，便把眼光越過了人羣，看着前面幾棵合抱的大樹。五月的季節風正從對面吹來，那麼暖暖的，使他想奔到那邊山底背後，痛痛快快地哭它一下！他心裏那種複雜的念頭，真使他苦得厲害了。左邊忽的有一個女人的聲音唱起歌來，缺嘴老四好像忘了剛才談着的事，擔着他的膀子：

「喂小劉，看吧！」

小劉回過頭來，缺嘴老四正在急急向左邊走去，秦三和王大更走在前面，人羣正向左邊圍過去。

一個穿淡紅格子布短褂的姑娘唱着歌，旁邊一個老頭兒打着小鑼，老頭兒叫姑娘唱第二遍時，那姑娘的聲音有點抖，而且眼眶裏有着眼淚，聲音梗在喉頭，不像剛才那樣的响亮了。那打小鑼的老頭兒，跟着抖得厲害的歌聲，臉子慢慢青了起來，他氣憤地停了鑼，在地上檢起一根鞭子，狠狠地抽在那姑娘身上。

有幾個站在旁邊看的人就跑去勸着老頭兒，他們說姑娘年紀小，唱壞一點也不打緊，不用這麼打她。而且那剛才講道理的學生說，只要看見老頭兒再用鞭子打她，他一定要抱不平，把這根鞭子回敬老頭兒的，但那女孩子哭了，她叫那學生不用抱不平，她不怪他公公打她，整整餓了兩天的公公，巴望她唱得好，能夠多得幾個錢，去換一頓飽飯。給女孩子這麼說着，老頭兒也流起淚來了，他告訴大家他和孫女兩個怎麼從日本鬼的砲火底下逃了出來。他的兒子和兒媳死在日本鬼的炸彈下面。他要加入隊伍去殺日本鬼，因為年紀已老，隊伍都不肯收他。他和孫女兩個沒法活命，才叫女孩子唱一些歌，換幾個子兒，半餓半飽地活着性命。

人羣裏有許多銅子都丟了過去，小劉也抓了一些銅子，遠遠地丟在那老頭兒的身邊。

「先生們，像我現在還能夠飄流幾千里路，想法子找一點飯吃。如果給日本鬼再打了過來，那我們這些人再能到什麼地方去呢？在日本鬼底下，我們的命還不及一條狗……」

小劉的心又是一沉。他看見前面的秦三捲着衣袖，和王大兩個，已經擠在人羣的前面了。

上前綫的。」

「我們和日本鬼一定要拼個你死我活！我老了，隊伍不要我，不中用了！你們年輕的先生是應該

「對了，我們應該跟日本鬼拼命！」前邊有人高聲喊着。

「讓我們來喊吧——打倒日本鬼！」

「打倒日本鬼！」一大羣聲音緊跟着，比半夜奔瀉的山洪更緊張更宏亮。

「打倒日本鬼！」更大的聲音又接着了。

小劉聽得裏面有秦三的比較尖銳的喊聲。那缺嘴老四也像別人一樣伸起了拳頭。

「大家一齊起來打倒日本鬼子！」

那老頭兒的眼淚跟着聲音一起掉落下來了。這一回小劉也跟大家喊，可是他心上還是沉重得厲害，那複雜的念頭又浮了起來，緊壓着他的心。但立刻又給一陣高大的喊聲拂去了。

廿七年五月廿六日桂林

## 俘 虜 們

「中村樣，你聽啊，外面鬧得這麼厲害……」宮源說着先尖起了耳朵聽，外面許多暴躁的爭鬧聲音，

正拿起一碗肉絲蛋湯嗅着的中村，便放下了碗，注意聽了。

穿着一件中國夾袍的小隊長篠原，把手裏的筷子在盤子的邊緣上輕輕打了一下，望着大家說：「他們是鬧着要來打我呀！你們聽，現在是我們那護送官的聲音。」

「是他，好像解釋什麼似的……」

中村低低地說，可是沒有說完，外面的一羣聲音又鬧得厲害了。肉絲蛋湯跟蔥肉片正無力地冒着熱氣，剛開了鍋預備盛飯的尾崎，也因此停頓着，似乎靜待外面的變動。

「他們真是叫鬧着要打我們！」他憤憤地又閣上鍋蓋，看着只能漏進幾條陽光的鉄篷車廂，彷彿要看出外面是怎樣的一種情形。

「打我們！再打一個痛快也好，我們七個人有十四個拳頭！」左腿受着輕傷躺在軍毯上的富田，暴躁起來了。他生氣地翻動着身子，使旁邊兩個也受點輕傷的同伴，都震驚得縮了一下。

「你們說外面是那一類人……」

小隊長的篠原還沒有說完，外面一些響亮的話，清清楚楚地湧了進來：

「不作興打，我們也要看一看，看看那些俘虜。」

「有什麼看的，我要打，我要揍得他們死，唉，真該是一頓好揍呀，你們別替他們說好話了！」

「我們要打，那些該死的日本鬼子！」

「你們受傷的弟兄們的愛國心，上邊無論那一官長都知道的；不過我們是只恨做日本軍閥爪牙的戰士，沒有武裝了的日本人我們不應該仇視他們！」

這是護送官的話。

宮原嘆了一口氣，抱着自己的膝頭，讓他的下巴擱在上面，眼睛裏又充滿着懷鄉的哀愁了。自從前天在臨城附近的爭奪戰中做了俘虜，他的懷鄉病更深了，睡在他身旁的吉利，也是一個懷鄉病最厲害的同伴，他忍不住向半睡的吉利端相着，又倒抽一口氣。他想着家裏兩個剛上幼稚園的孩子，能耐的年青的妻，自己在家鄉時那種又忙碌又恬靜的生活，他覺得真應該咒戰爭，咒詛本國的軍部！剛才那外面護送官說着的話，又跳躍在他的心頭，他覺得中國的許多官長對待他們實在是好，又和氣又親熱。他近兩天的心緒十分紛亂，離開了戰場，解除了武裝，好像剛從一場亂夢中醒了過來，懷念起家鄉的時候，他就更厭惡着本國的軍部。記得最近這次戰事之前，在防守的地方，他常常和吉利兩

個談着家鄉的事，有一次吉利講到不久因爲生產而死去的，不能在臨死前一見的妻，吉利傷心地流了眼淚，說是只要能夠早一天回去見着妻的遺骨也就安了心了。

「我們那護送官倒是極和氣的，他老是對我們微笑，常常問我們需要什麼東西，而且那樣子也不叫人討厭！」

中村的話，才破了車廂裏這一忽兒窒息樣的沉默，那兀自沉思了起來的宮原，也回到現實來了。外面已沒有爭鬧的聲音，只聽到幾個伙子們正在搬運東西。

「俘虜啊，俘虜！怪難聽的名字，死在戰場上倒痛快得多……可是，篠原——」躺着的富田支起了半個身子，緊緊地看着篠原的臉。「以後我們能不能回到家鄉去呢？」

「我想戰爭一結束，我們一定可以回到家鄉去的，中國的官長不會怎樣阻止我們。你們說是不是？」

「我們的軍部也許倒有點問題，他們因爲我們是俘虜，會不會對於我們有可怕的行動？」躺着的富田嘆了一口氣。車廂裏有片刻的可怕的靜默。中村伸了伸他的兩腿，抱怨地說：

「要我們到戰場的是軍部，使我們做俘虜的也是軍部，回去後怎樣處置的也是軍部了！我們活着，就只是服從命令，服從命令！」

「我跟你們的觀念有點兒不同，在家鄉，我本來沒有一個親近的人，我不想念家鄉。假如將來能

夠回去，要給軍部隨便處置呢，我覺得留在中國也好，在這裏未始不可發掘我的事業的。經了這一回的戰爭，我得到了許多教訓；我們爲什麼不用聰明一點的辦法，得到本國在中國必須的權利却一定要戰爭，流了許多無辜人民的血……」尾崎是那樣感動地說着的，篠原聽着他的話，默默地把頭低下了。

飯菜還冒着絲絲輕微的熱氣。車子忽地向前猛烈地推動一下，把那一碗肉絲蛋湯潑掉了一點，接着汽笛尖叫一聲，車子又開動了。

「吃飯吧！怎麼樣？」中村低低地說，看了看各人有各人心事的臉孔。

「好，吃吧，飯仍舊是不能不吃的。」尾崎又拿起了碗，開始盛飯了。

宮原接到一碗飯的時候，想到最會做炸魚蛋糕的妻，不知怎麼手指有點發抖。可是他一回頭，看見躺在身旁的吉利正淌着眼淚，宮原聽到他輕得幾乎不能聽到地說：想不到這一次會做了敵人的俘虜……但是我現在覺得趕我們上戰場的軍部，應該是我們的第一個敵人……我們是做了這樣一個可憐的俘虜。

吉利的臉慢慢地泛成慘白。

車子急速地奔馳着，沒精打采地吃着飯的幾個人，各人都想着各人的心事。

坐起在軍毯上只吃了兩口飯的富田，又深深地吁了一口氣。接着車廂裏就是死樣的沉寂了。

廿七年五月廿二日桂林

## 爲了祖國的成長

莫家駒這傢伙最近常常啣雪茄，讓雪茄夾在中指和食指中間，顯得極熟練的神氣，手裏沒有雪茄的時候就代替着一隻漂亮的煙斗。而且皮鞋總是擦得亮亮的，不帶點兒塵土。起先朋友們告訴我，我有點不信；莫家駒一向極落拓，新衣服一到他身上就失去了光潔，別人看見已經上身了十天八天似的，大家都說他是名士派，他自己好像也承認。從學校出來後他在社會局做事，聽說並不得意，還是一股名士派的態度。我們一見面也仍舊是學校裏那樣無所不談，不過他比較愛發牢騷罷了。

「我不信老莫會變成那個樣子的……」一個朋友說莫家駒變了的時候，我堅持着自己舊有的印象，這樣武斷起來。

「不信就由你，本來事實勝雄辯，慢慢你自己瞧着就是！」我那朋友一定覺得極掃興，預備告訴我關於老莫的故事，也拒絕着不說了。

當初我真有點失悔不該先打岔兒，好讓那朋友告訴我……現在莫家駒坐在我房裏靠窗的矮椅上，一雙腿交叉着伸在前面，淨潔的皮鞋在陽光裏閃着傲慢的光，從他嘴裏噴出來的雪茄烟圈，昂藏地在空間搖擺一下，就奔向窗外去了。我看着他，却對於前次告訴我的朋友感到抱歉。

「伯平你對於這次戰爭感到些什麼呢？」大概他看着我的沉默有點不耐吧，對我笑了一笑。這樣一個問句在平時很可以使我們暢談一番的。然而我現在看着他彷彿有點生疏；他那光亮得古怪的頭髮又好像向我示威，我也只向他笑了一笑，竟沒有說什麼話。我心裏還在失悔那天不該向那朋友打岔，讓他告訴我關於老莫的話。

老莫把雪茄擱在煙盤裏，順手拿起桌上一冊書，「聽人說你近來很忙？」他溫雅地看着我。

「沒有，我還是教我的書，不過現在學校少，學生擠，上課時費力一點就是，並不忙。」

「那麼你研究起歷史來了？」他翻翻手裏那一本書，同時偏着腦袋看看桌上另外的幾本。

我對他微笑着：「隨便看看的，無所謂研究，這個時候，這個地方還能夠看什麼書！」

「噯，」他丟了書站起來，「你覺得有點悶，是不是？」

「也不是，」我說。心裏却想：我覺得自己太沒有力量，留在這個「孤島」上面有什麼意思呢？可是我又不突然想起別人告訴老莫家鄉給敵人佔領之後，他家裏的人在遷避的路上都給炸死了。我問他，他毫無表情地搖搖頭，說：

「亂離的時候，這種事也難免的……」

宛然是談着別人似的，一點沒有痛苦或感慨的樣子。接着他又燃了雪茄，坐到我旁邊的椅上，又向我談了起來。

這震驚是我永遠不會忘記的。老莫竟在敵人組織的偽市府裏做起什麼科長來了！這種時候能夠混就混過去，反正拿了他們的麼，也沒有做什麼事。」他又毫無表情地說着他的結論。我當時的確怔住了，在這樣一個朋友面前，我能夠說什麼話呢！我覺得自己臉上有點發燒，因為心頭好像給什麼碰擊一下，血液在我的全身奔流。我很想站起來請老莫離開這裏，好使我安靜一下，但我看看他，還是那樣沉靜，抽着他的雪茄，皮鞋在陽光下發亮。

隔壁人家的無線電響着一支俄國歌曲，遠遠的汽車電車疾馳而過的聲音，沉沉地彷彿從地板上傳來，我感到了無端的煩擾。

「老莫，我實在很不了解你，」過了一會我慢慢地說。「我實在覺得你變得太古怪了！」

「古怪嗎？」他微笑地看住我，還是悠閒地喝了一杯茶。「也許有一點，不過我自然不能知道你所謂的古怪在那裏……現在有什麼話說呢，也只能說是古怪吧。」

便是這幾句話我也覺得太古怪。我有点生氣，老莫會走到這樣一條卑鄙的路上去。」如果我早從朋友那裏知道他幹這套把戲，今天一定不見他！」我氣憤地在心裏這麼說。

「伯平，我看得出你現在有點討厭我，爲什麼呢，你今天這樣少說話？我們一向是無所不談的。」我心理委實有點討厭他；可是他又說了下去：「我想你可以跟我做一個同伴好不好？今天我到你這裏就是這個意思……」他想握我的手，然而我不能再忍耐了！我好像自己受到了侮辱，昂然地

走到窗口，沒有回答他的話，向對面露台上幾盆小花出神。

「伯平，」也不清楚過了幾分鐘，他在背後叫我。我現在看見他臉上充滿着熱情，他歛動着嘴唇，似乎要向我說什麼話，但是走近我的時候，在我肩頭拍了一下，冷冷地說：「你有點不高興，生在這個時代，傷感和煩惱都是徒然的，再見吧，伯平，有機會我再來看你！」

他一揚手去了，中指和食指中間夾着他的雪茄。

留着我一個人，在窗口，心緒異常紛亂。他說的話，清晰地在耳邊一遍一遍的响，「生在這個時代，傷感和煩惱都是徒然的，」我最不了解這一句。一個卑鄙地在偽政權下面做走狗的人，那裏配說這樣的話來。我不懂老莫是什麼意思？難道他以為在這個時代就只能做走狗！我憤憤地想。

陽光從我身旁移了開去，我不記得自己在窗口默了多少時候。

從此我的心頭多添了一塊沉重的東西，老莫的影子常常浮在我眼前。無論怎樣使自己忘了牠，牠偏糾纏得厲害，而且我常常會想到莫家駒爲什麼要走到這條路去的理由。於是我又想到那發光的皮鞋，發光的頭髮，雪茄，烟斗……然而還有那毫無表情的臉。我想，老莫總不會爲了那烟斗，雪茄和發光的皮鞋，才幹這樣的勾當吧。

日子挨着日子向前駛着過去，我下意識地渴望老莫不再到我這裏來。

一個星期六的晚上，我收到一封並未寫明發信人地址的信，但我認得那字跡是老莫的，我有點

奇怪了。

「伯平，在這個時代，傷感和煩惱都是徒然的……」他用這句話開了頭，我幾乎驚駭了。他說很紀念我的生活，他也說起我那天有點討厭他而他覺得有點遺憾，因為他看見我疏遠他，甚至不想做他的同伴。最後他說好幾次想到我的地方來，但都給別的事和別的念頭岔開了。也許最近會來我這裏，要我不再疏遠他。

我對着這封信簡直有點糊塗，我不懂他爲什麼要向我說這些廢話！而且信寫得相當的長，我幾乎連他的信也厭惡起來了。可是我也畢竟爲了牠中間的一段話有點感動，那是他寫到幾年前我從家鄉逃亡出來的事，牠對着我講的黑影和苦難，的確會流過眼淚，爲了我的生活，他也好幾次謙卑地去央求人家，給我找到一個課餘工作的機會！我不明白他現在爲什麼要向我提起這些話，可是我的記憶和痛苦，全都給他勾了起來。

星期六晚上預備上街購買東西的事，也臨時取消了，我浸在沉思裏。

那還是七年之前，我正爲故鄉給異國人蹂躪而悲憤，却又得到一家人除二哥之外，都給敵人殘殺了的消息。聽人說二哥脫逃的事是十分危險的，他趁着敵人在搜查的時候，搶了一個守兵的手槍，結果了那守兵的性命才逃跑的。所以二哥以後的性命，也許很有點問題。但另外有人告訴我，二哥在關內組織義勇軍。於是我就格外惦記家鄉，格外惦記二哥了。那時我決心拋開了學校，回到給異國人

蹂躪下的家鄉去。父母弟妹給殺傷的憤恨噬着我的心，我不甘心獨個兒躲在遙遠的地方，過着恬靜的生活。我去了，然而給敵人統制了一切的家鄉，那恐怖不是外面的人所能想像；兩個跟我同道回去的朋友給殺害了，死得又那樣古怪，就像無緣無故失蹤了似的，起先我還以為他們中途跟我分途的，聽了別人給我的忠告時候，我是怎樣的震驚呀，我非得趕快奔逃不可！原來敵人有計劃地陷害青年，不早逃亡，就被殺害。我躊躇了，我想找到二哥，好好地幹個痛快。但我多留兩天的結果，幾乎斷送了性命。

「快走吧，大毛，你換上這套衣褲……」我的姑母抖慄地催促我的時候，眼淚撲簌簌地滾落下來。「別找二哥了，這個年頭大家都顧不着了……」

我永遠忘不了姑母的慘白面孔。

經過許多苦辛回到南方朋友們那邊，我簡直像一個流浪者，潦倒得不成模樣了。老莫他們幾個朋友，把我收拾一下，使我回到了學校，也找到了一個使我能對付生活的課餘職業。我忙着，苦痛着，惦記着生死不明說是組織義勇軍的二哥……然而我畢竟是這樣懦弱，沒有能力再回到家鄉去，也沒有能力消除悲憤，我只能守着做一個教書的匠人！看着敵人把一塊塊土地搶奪了去，看着我們整個國家在英勇地奮鬥起來……也看着老莫會變成了這個樣子。

我猛的震了一下。老莫什麼時候來了？我這裏呢？我竟一點沒有知道。

莫家駒好像比前次瘦削了，但頭髮仍舊發光，一根雪茄夾在指縫中間，噴着驕傲的煙圈。他一見我就說二哥已來了南方，願意到南方幹點工作。

「那末二哥呢，你爲什麼不帶他一同來呀？」我幾乎是縱跳着的。

「不用着急，聽你二哥說不久還得要回去，這一次他有點重要使命。怕是一下子忙不過來，慢慢地他總會找你的。」

「怪了，那麼你怎樣會看見他呢？」我急躁地問。

可是老莫一個勁兒抽他的雪茄，沒理會我。隔了好久他又告訴我我要我做他的同伴，起先說這種事做做也不妨，接着又說可以求一點發展。

「胡說！」我跳了起來，一伸手就在老莫臉上拍的一下，他一個踉蹌，絆倒了後面什麼東西，震得屋子都發抖。

我還想上前一步，伸手揪住老莫的時候，却撲了一個空——我醒了。額上滲着汗珠，情緒還是十分緊張，心臟跳得那麼快。

太陽光曬了半壁，昨晚接到的老莫的信，還沒有摺疊起來，懶懶地躺在小几上面。那裏有半個老莫的影子？我揭開了被子，伸直四肢用力吸一口氣；我努力想忘了那昏亂的夢，也努力不使自己再想到老莫身上去。記起昨天報紙廣告上，今天開映一張有名的外國歷史影片，心緒才比較靜適起來，很

想到好久不去的電影院換換空氣。

可是我的門上響了，我問是誰，也沒有答應，只是斷斷續續地有一個手指彈着。我氣惱地下床去開門，只撥了鎖，門外的人已經用力推着進來了。

「伯平，」我衝着這聲音和一個灰色身影吃了一驚。

「你想不到是我？」莫家駒有點興奮地注視我，「你不用驚奇呀，朋友！你今天還沒有了解我嗎？」

我一點也不能回答他，只是記起了剛才睡夢中伸手打他的事。老莫今天穿着灰色哩嘸的夾袍，一雙烏油油的緞鞋，沒有發光的頭髮，也沒有雪茄或煙斗。雖是我默默地打量他，但我的心很快地在轉動；爲什麼老莫又變了個樣子？這傢伙簡直有點兒神奇。他信上說最近也許來看我，那麼他爲什麼又故意換了一個樣子……

老莫却不容我儘默在那裏，他拿出手帕來抹抹臉，把門輕輕地關上了，坐在我書桌的旁邊，而且向我招招手，要了一大杯的開水。

「我渴得很，」他喝完了那杯水說。「伯平，你爲什麼緊緊看住我呢……應該坐近一點！」他又親切地示意我。

我簡直有點糊塗。以前落拓的名士氣派的莫家駒，我爲難時候給我以親切的莫家駒，以及最近

的和昨晚夢裏的莫家駒，一上一下地在我心頭閃動。

「我殺了人，伯平，」他聲音那麼低，但我聽出那聲音有點異常，顯然是情緒太緊張了。

「唔——你，你殺了人？」

「三個咧，伯平，就在兩個鐘頭之前……怎樣？你怕不怕我？」

「不是怕，」我分辯着，我現在的心反而平靜了一點。「什麼人呢？該不是一些可憐的青年吧？」

「你真是——」他頓了一頓。「還是這樣不了解我，真有點奇怪了！告訴你，」他輕輕地，「兩個鬼祕書，一個特務員。」

巷子裏有一輛汽車駛進來，擦在水泥的地上發出「嘶嘶」的聲音，老莫傾聽一下，才沉靜地看住我說：

「我計劃了半個多月才有這下手的機會……現在我至多在兩個鐘頭裏要離開這地方，你看我這衣飾夠不夠遮蔽一點耳目？」

我一時不能說出自己是如何的興奮，歡欣……我從好久的困惑中解脫了出來，我慚愧着自己太不懂得老莫了。

「慢點說這衣飾吧，我應該先知道你到那裏去？」

「打游擊去，西邊不能走的時候走南邊去。」他拿起一盒火柴，這回他抽的是白金龍的捲烟了。

「那麼你最好像一個小商人。」我忠誠地向他建議。

「你說我現在不像……」老莫轉着身子在我房裏要找鏡子。「我所以要臨走時先到你這裏，就是爲這個緣故，想在這方面要你幫助我，一個人出的計劃雖是容易成功，但心思多用在一面，另一面就常常疏忽了的……你看，我自以爲這長衫緞鞋，這樣梳的頭髮，很像一個這都市附近的小商人了，你却看來不像，那麼你快快指示我呀，事情是急不容緩的。」

我給他換了一件假雪呢的陳舊的夾袍，又想起一雙穿過的黑嘍嘍便鞋，也給他穿上了。現在老莫才有點小商人的氣味：那件夾袍比他自己的短，剛好露出腳踝。而且袖口身腰也比較大；沒有目前哥兒們穿的窄，顯露出一派風流。

「這非常時期，一個小縣城裏的商人一定不會像你剛才那樣漂亮的；平時也許很多，但經過一年半年亂離的生活，一定會潦倒吧。」我微笑着看着他。

「好吧，就是這個樣子。」他鬆了一口氣。接着他思量什麼似的，靜靜地坐在椅子裏抽煙。

我看出他比前一次瘦削了些。想起了昨夜的夢，想起了這些日子我對於他的誤解，無限的慚愧壓着我，我覺得自己卑怯得多麼可憐！

「伯平，上一次我到這裏，要你跟我合作，原是想減少這計劃中許多困難。你真不知道我這些日子是多麼的困苦，被壓迫之下要完成一個計劃是多麼艱難，我幾乎用盡了我的心思。」這裏他停頓

一下，好像回想似的。「我現在走了。你好好地研究你的學術，教你的書。路雖是不同方向總是一個的。我們應該熱烈地幫着祖國成長起來！」他握緊我的手，不等我回答就急急走了。

我聽他輕快地走下樓梯，開闔了後門。我下意識地走向後邊的露台，看見他的背影正從彎角邊消失了。

「他去了！」我心裏在說，苦惱地靠在欄杆上。我羞慚着自己的卑怯，我恨我不該默在這裏爲什麼不跟老莫一起打游擊去！

「這個時代，傷感和煩惱都是徒然的。」我記起了他的話。而我就是這樣無聊的東西！

「我們應該熱烈地幫着祖國成長起來！」剛才他那句激動的話在我心上迴蕩，我不禁慚愧地顫慄一下，我那裏是幫着祖國成長起來？我好像一池靜止的臭水，這樣的大風浪前，還是獨個兒默在那裏，絲毫沒點兒用處！

「他去了，——爲了祖國的成長！」我又看看那彎角的地方。對面窗口有兩個女人的臉，好奇地望着我。要不是她們撲嗤一笑，我不會從沉思中恢復過來吧。

一陣暖風從東邊吹來，我用力吸一口氣，咬住下唇，急急回到房裏去。

「……傷感和煩惱都是徒然的！……」我耳邊響着這句話。現在我不再感到羞慚，因爲我知道羞慚也是卑怯的。七年來的仇恨，猛烈地在我心上激動了。

廿八年先烈黃花崗紀念日

## 羣像

明朗的傍晚。半點鐘前的陣雨，把樹林和羣山洗刷得那麼潔淨。雨後的太陽藏在西山背後，讓一條強烈的光芒穿過山腰，伸長到遠遠的天邊，好像窺探着對面山脚下幾個年青的人，正在談論什麼似的。

他們正談論着爲救亡工作而病得極兇的一個同學。這一些年青人中間，有一個未來的空軍將士；兩個關心一切社會問題及政治問題的政論家；一個是「學生應該絕對負起救亡工作」論者；再有一個，主張應該爲新中國培養人才而努力讀書論者；另外一個，却站在這兩種主張的中間：應該做點兒救亡工作，也應該努力讀書。現在正爲了這個，站在兩種主張中間的人發表了他的意見，其餘的人都爭論起來了。

「我最不愛這種不痛不癢的理論……」政論家中的一個，把手裏剛檢起的一塊小石子丟得遠遠的，好像就要去在他所反對理論上面。

「老劉的話也有幾分意思，不過——」

另一個政論家把主張培養新中國人才的陳立的話打斷了。

「別講『不過』了吧；我倒老實說老劉的話是對的。」

「對在什麼地方？中國在這樣生死存亡的關頭，知識份子的學生怎麼不該有絕對救亡的責任？怎麼不應該好好做救亡工作……震東，你應該趕快寫一篇東西，反對這種不痛不癢的理論！」

那個叫做震東的政論家又從地上檢起一塊石子，遠遠地丟了開去。「好，我一定得寫，老周，等會兒我先給你看看那篇關於左傾幼稚病的文章。」

「就是我看過的那篇嗎？又何嘗不是不痛不癢的，比老劉的也許更厲害一點，所不同的，就是你罵了人，老劉沒有罵人。」陳立抹去了不知什麼時候從松針滴在書上的水點，同時也從青石上站立起來。

剛要提出質問的震東，却給另一個政論家搶着說了：

「說起左傾幼稚病，震東，你不是常常攻擊別人家的左傾幼稚病嗎？那末你現在以為學生幹救亡工作，不管得當不得當，不管是不是盲從，只要痛痛快快的幹，不也有點兒救亡幼稚病……」

「趙煜，你這話怎麼講？」震東嚴肅地看住了趙煜。

兩個政論家顯然抱着相反的論點。那位以為學生應該絕對負起救亡工作的老周，也隔着眼鏡片緊緊地看了趙煜，咬着字眼兒慢慢地說：好新鮮的術語——救亡幼稚病？

「我們的兩位政論家將有一個激烈的論爭了。我們中國現在是融合了各黨各派，只要對民族

國家有利益，一切小小的爭執，大家都早已放棄的。我看老趙跟震東的立場並沒有什麼不同，不過是事實上一種小小的紛爭罷了。「穿着白襯衫打着白領帶的未來的空軍將士，到這時才態度從容地說起話來。」

「對極了，我們這位空軍將士下的註解真不錯，本來震東跟趙煜在理論上有許多相同的見解，何必爲了一些小枝節就常常爭執得那麼厲害。」老劉讓右手裏捲成圓筒形的幾張報紙，在膝蓋上一下一下地拍着。「而且爲了我剛才幾句話也不值得使兩方面爭辯起來，我們眼前有一位快要遠行的未來的空軍，我們應該表示怎樣歡送他。」

大家都同聲喊了起來，贊成老劉的話，剛才爭論得最激烈的兩個政論家和絕對負起救亡工作論者的老周，也放棄了滿肚子的雄辯，說是應該爲我們未來的空軍將士，有意義地歡送一下。

這個空軍將士的白領帶給晚風高高的吹起，他那高大壯健的身軀在晚風的吹拂中顯得更英勇起來，好像一個正待出發的戰士。不要用形式來歡送，他微笑地說：「我想這一個先決條件一定能得兩位政論家同意的。我這裏有一冊小小的本子，你們都在這上面寫幾句值得紀念的話……」他從左邊的褲袋裏掏出了那個小冊子：三寸來長，五寸來闊，有一個雲母石那樣花紋的封面。

「也成，我們就這樣歡送你！」陳立第一個高興地說。他把自己那冊厚厚的書夾在左腋下面，伸出右手把那小冊子接過來了。

「好，那麼把你的讀書救國，爲新中國培養人才的大文章寫上去吧！」老周用右手的食指把眼鏡推得高高的，很有幾分挑釁的神氣。

「也許要寫上去，不過……啊哈，我又要說『不過』了！不過我們這位空軍將士的小冊子太小了，牠不夠我寫大文章的。」

「寫幾句救亡工作的口號最適合了。」趙煜說起話來眉毛一揚一揚的，又是一臉叫人生不得氣的微笑。「或者是，或者是……」他看了震東一眼。

各方面是折衝的老劉看見空氣又急轉過來，趕忙又把一捲報紙在膝蓋上拍着說：

「這小冊子容納一切理論，我可以代表我們未來的空軍將士說的，是不是？我現在有一個預約，明天下午五點鐘，也在這個地方，我預備一點極簡單的東西，在這裏大家聚一聚，化費每人一個鐘頭，作爲歡送我們未來空軍將士的形式，好不好？」

然而這個折衝已經無效了。大家彷彿都甘願放棄這一頓好吃的東西，震東和老周也來不及指摘在抗戰期中，不應該有這種無益消耗的錯誤，沒等老劉說完，早已好幾次要搶着說話了。

空氣顯然又緊張起來。在平時老周和趙煜本來是互相攻擊得最厲害的，自從救亡工作緊張之後，因爲見解不同，震東站在老周一邊，跟趙煜對立得十分厲害。幸而他們三個不像別的同學一樣喜歡在背後誹謗，他們要攻擊的時候，總是面對面地爭論起來的。

「老趙，你難道以為我們對於救亡工作，只能寫幾句口號嗎？」震東把陳立手裏的小冊子拿了過來。「我要寫，我要寫一個把救亡工作做幌子的抗戰的叛徒！」

「震東，也不要忘了寫那篇救亡工作的文章！」老周又碰了碰他的肩頭，提醒他。

可是趙煜仍舊是那副叫人生不得氣的微笑，「我那裏敢以為你們只能寫幾句口號！不是還有左傾幼稚病的救亡工作理論的文章？如果要表示學生該絕對負起救亡的工作，那不是寫口號之類的話，最容易動人嗎？」

「我們不講動人不動人，我們老實要大家做。」

「那麼你們所說絕對負起救亡工作，是不是要大家都丟了書本，離開實驗室？」

「當然不用你們個個人丟，就是要你們盡力擔負起來！」

「那末我自問從沒有推諉過救亡工作，也不想丟開書本實驗室，我覺得一個學生做的救亡工作這樣就夠了，何必像李平那樣出去宣傳，一口氣走了八十多里路而吐血，爲了編排街頭救亡劇凍幾個晚上，發了幾天的高熱？末了許多功課都把救亡工作來證明免了月考，却爲了一樣學科的考試，多用功半天，就引起這一次大病，我實在覺得這樣幹救亡工作，很有值得商酌的地方。老周，我們大家應該平心靜氣的批評自己和別人，你們說對不對？」

老周一邊燃起烟捲，一邊向趙煜看了一眼，噴着烟圈兒說道：

「我們又何嘗不是平心靜氣，我總覺得你說的話有點兒躲閃，怎麼『說做的救亡工作就夠了？』你這句話的意思，顯然是你的行動沒有盡了你的能力，大家都像你這樣『夠了』起來，前線的將士也夠了起來，那裏還有英勇壯烈的戰績！」

靠在一株松樹上的陳立把書本更癆得緊了一點，搶着趙煜的話說：

「當然用得到『夠了』這兩個字！前綫的將士，要死守的，死守就夠了，不必要攻；作牽制戰的，只作牽制敵人夠了，不必要顯出自己這一部分力量的虛實。學生時代，能夠分一部份時間來做救亡工作，的確是夠了的……」

「算了吧，算了吧，我們這位學者現在就做起文章來了！」震東又檢起一塊石子，把遠遠的一株柳樹做目標，丟了過去，好像要丟在他反對的理論上面。

後邊山坳裏有合唱的流亡歌聲，那悲涼的音調迴蕩在廣漠的空間，使那些白色的小野花也有點顫動起來。從對面山腰裏穿過來的光帶，興奮着最後的強烈的光芒，把這一邊的山壁，都映成深紫的顏色；便是天空中間，也不知在什麼時候添了一條彩虹，讓半條停在這簇松樹的上空，彷彿偷聽着這些年青人的論爭。

大家都看着彩虹，看着那條強烈的光帶像太陽的尾巴似的，慢慢在空間裏消失了去；雨後的傍晚格外見得明媚。

震東坐在一塊石板上，抓着那梳理得並不怎樣整齊的頭髮，還是滿肚子的憤懣。想起那些左傾幼稚病的，以及把學者自居的科學救國讀書救國的人，覺得這兩種人的錯誤都太可笑了。真應該像老周所說，趕忙寫一篇關於救亡工作的東西，痛痛快快地給這些科學救國讀書救國的人痛罵一番……這兩篇東西，一篇可以發表在本校那份小型報紙上面；他獨個兒在肚子裏分配着，讓兩腳在沙地上踩得蘇蘇地响……還有一篇，那……那應該發表到外面的刊物上去……

「震東，今天晚上七點鐘我們還得參加文化界抗敵協會的第九次會議！」在那冊小本子上剛寫了兩句話的老周，突然想起了這個重要的會議，把震東的身子一把拖了轉來。「明天，街頭救亡劇又該排演兩個新的劇本了……我們這位空軍將士走了以後，的確損失一個人才！老劉，該用的劇本冊數，你有沒有照數買到……還有，震東，後天的報上一定要有你的『一篇文章』」

老周一連推了好幾次眼鏡，那樣子完全是一個到處都緊要的角色。

正想着自己文章的震東點了點頭，但嘴裏喃喃地說：「開了會回來，再寫東西，今夜又非到十二點鐘不可的。」可是正跟趙煜讀得起勁的老劉，給老周打了岔，一時接不下話頭，就向那空軍將士去說那航空學校的話了。

但這一邊，震東又攻擊着埋頭在看書的陳立，陳立生了氣，他說爲了救亡工作，他每天有兩個鐘頭要化費在宣傳的街頭壁報上面，他說他一個人好好在這裏讀書，你們出來散步爲什麼要找到他

的身邊。而趙煜和老周，却已經平息了剛才的意氣，因為提起街頭救亡劇，又爲病重的李平悲觀了。

「你們覺得嗎？老李的病實在不輕。」那空軍將士聽得說到李平，趕忙回過頭來。「我們真應該給他好好醫治一下！老李實在太苦痛了，人在這裏讀書，家鄉淪陷了，一家人都生死不明，剛才我在他那邊，你們還沒有來，他對我流了淚，兩年以來，我第一次看見他的眼淚！」

「這一次他病了，不能和你一起去投考，也是使他病勢加深的一個原因；他平時真願意成爲一個空軍的人才，我看他平時說起空軍的時候，那種高興的樣子簡直就像他正架着飛機，在空中跟敵人作戰似的。」生着氣的陳立，故意不去聽震東正在議論自己的話，一邊說着，一邊繞到了趙煜站着的那株松樹下面。

「正爲了這個，我在這次臨走之前，好像對於老李十分抱歉的樣子。」那位未來的空軍將士盤了一下他的領結，感慨地吐了一口氣。他失望地看向天空，那條彩虹已經隱去，淡青的天空，又給抹上深紅淡紅的雲霞了。

他想起老李那灼手的高熱，灰白的臉，衰弱的神色，心裏真有一種說不不明的懊惱。他覺得既在學校裏讀書，却因爲救亡工作而累成重病，的確也有點兒過分的。爲了救亡工作的問題，學校裏二百多同學，分成了好幾種派別，常常發生激烈的論爭；他覺得有許多地方，簡直是遠遠地離開了題目，只講究互相攻擊了。如果大家不能平心靜氣，不肯盡自己力量做去，那總得慢慢形成兩個極端；對於救

亡工作的效果方面，一定是一個極大的損失。他個人始終抱着少說話多做事的態度，無論那一方式的論爭，他都不想參加，就像今天這局面吧，要不是大家惦記着老李的病，早不知又爭論到怎樣的地步了……」

「你看，陳立，那邊大樹底下又來兩個你們讀書救國的同志了！」

陳立看了看那兩個穿淡灰西裝的人，搖着頭說：「那與我不相干，何況他們的見解根本和我不同呢，震東，你別抓住我做攻擊的對象，至少我今天不再跟你辯論的……哦，對了，那邊也是一個絕對負起救亡工作論者，你們看他騎的自由車也比別人分外的快。」

「這是幼稚病者！」

「豈但幼稚病，簡直是漢奸式的托派！」

「我想——」半天沒說話的老劉又開口了。「以後關於救亡工作大家不要偏重理論，看那一種人做的事情多。」

可是震東表示不願再聽老劉這種不痛不癢的話，看了看手錶，催着老周一起去料理劇社的事。「糟糕，這兩位仁兄其實都能夠做一點事，就可惜太固執自己的成見！」趙煜微笑地看看他們的背影。

沒有了爭辯，空氣顯得和緩起來。晚風把空軍將士的白領帶高高吹起，讓那白襯衫裏灌足了空

氣，成功一種飽和的狀況。而趙煜的微笑的臉，在晚風裏慢慢靜肅起來，好像沉思着什麼似的……  
江的那邊送來一種集合的號音，該是那預備師團，又準備着每天的晚操了。

廿七年五四紀念日廣西桂林

## 魔窟

冬天的太陽，不到四點鐘就淡了下去，留着灰色的天空，把寒冷漸漸兒篩落下來。一陣西風捲過，街上許多紙屑和灰塵什麼的飛到五尺多高；灰塵在空間散了開去，紙屑那些東西有如一羣蝴蝶，飛一陣停一陣地，都好像很潦倒的樣子。

石橋邊拐彎地方，一個穿黑布棉袍黑瘦臉子的人，給灰屑吹梗了眼睛，把一隻粗糙的手用力揉了幾揉，眼淚都擠出來，好一會眼睛才得睜開。一睜開眼便罵着那些撈什子的東西；可是底下又給什麼絆住了腳，慌忙低了頭去看，原來是他月初完工的大街上那所木房子，開起了綢布店的廣告傳單。他身子一蹙，正好倒在左邊的白牆上面，跟自己那個淡淡的黑影碰在一起。連忙站住腳，左臂上已經擦着一塊白粉了。他自己不明白怎麼會這樣地沒用，給這樣一張油光紙一絆都會跌倒的。身子實在頹唐得慌。他這麼走去，兩腳軟軟地，好像踏在棉花堆裏，提不到三寸多高。頭腦又痛得怪厲害，鼻涕只往鼻孔外面溜，連透口氣都十分費勁。照現在這模樣，他自己也不相信會提起斧頭那些東西，造成一間間屋子的。偏是近來生意忙，逃在外面的，慢慢回來得多了，屋子不夠住，稍微有幾個錢的都要搭起木房子，就是大街上面有些人回來開舖子，也少不了搭一些將就的屋子。可是他生意越忙，煙也越

抽得多——不抽吧，哼，那還成嗎，斧頭鑿子都沒勁兒拿了！他真不明白本來是一個結實的小伙子只十多年時光，怎麼就變得這樣沒有，難怪他老婆要咒他：

「死都是應該的，誰叫你白飯吃不飽，還要吃黑飯！」

當他高興時候，他就嘻皮笑臉對老婆說：

「你望我早死了，好去嫁人是不是？你去你去，我本來不希罕你的……」

於是老婆的咒罵更加厲害，像炒着一鍋子蠶，豆畢畢剝剝地，鬧了好一陣。可是大家都不高興的時候多，老婆要怨他吃黑飯的事，他就得大聲地罵道：

「干你什麼！我不吃黑飯就不能做活，不能做活你也沒有白飯吃，大家都餓死！」

「餓死就餓死，我少看見你這沒出息的樣子也乾淨。」老婆還逞強。

那逞強的話把他惹得生了氣，有一次他拿起一柄小槌子丟過去，正落在老婆的小腿上，她哇的一聲，痛得軟了下去，便是那個頂小的七歲孩子，也嚇得跌在屋角裏，他只聽見自己的心跳得別別地響。

「好吧，大家不要鬧了，我吃黑飯是沒有法子，如果真的做不動活，難不成看着一家人餓死！」火氣過了，他又這樣央着老婆。

當初他是一個壯健的小伙子，學木匠這行生意，把身子學壞了。十二歲起始當學徒時候，無論什

麼笨重的活都得做，就是做不動，也拼着做，否則師父的傢伙丟到身上，比做活更難受。這樣六年過後，學滿了師，果然也鍛鍊成一副堅硬的骨頭，什麼都幹得了。他廿七歲上，造房子跌傷了半個身子，一透氣左脅便作痛，拿起斧頭劈木料都不成，後來聽了好些人的話，每天抽三筒鴉片，果然就能夠做活。鴉片便這麼吸上了。要是一天不抽，非但做活沒勁，連白飯也吃不下肚，鼻涕眼淚都往外直溜了。

現在他扯去一把鼻涕，咳幾聲嗽，他恨不能一脚就走到那個吸煙的地方；可是還得走過前邊那座石橋，拐一個彎才到。這裏拐過彎是面着西的，一陣陣尖利的風，像剪刀那樣地對面衝來，刮着他身子在這西風裏拼着，那件黑布棉襖彷彿抵不上一層紙，滿身都皺成雞皮疙瘩，而且給這西橋對面擊過來，本該走三步的，現在也只走兩步了。好容易把頸子縮在領口裏，費了好大的勁走完這一段街，剛走上石橋的兩級，一口冷風嚙到肚子裏，便大聲咳嗽着幾乎摔了下去。幸好走完這座橋，隨即在右手拐一個彎，便望見三丈遠地方，一所矮矮賣煙的屋子。心裏一高興，全身的疲憊逃走了大半，步子反而走得快起來。

走上那塊缺了一大角的階沿，門正開着二寸光景的縫，一股濃香直鑽進他鼻子裏，骨頭好像輕鬆一點了。關上這扇板門，走不滿五步又跨過一個門口，向右手轉過去，便是一扇大開着的門，煙霧一團團滾着出來。可是一進去只看見煙霧底下許多橫着的身子，五個舖上一共八個人，只有靠窗的一張舖，藍花的全幅被單很平整地空着，一副假象牙的煙盤拘束地放在中間。這裏雖空着，他却沒有份，

這舖位收拾乾乾淨淨留給一些新吸上的少爺們用的。自從打過仗，這地方給東洋人開了煙禁，有些毛頭小子也吸起來了。他一眼看見斜對着門口的第一張舖，橫着兩個穿土布衣褲的人，煙奴阿四，聳起了肩膀，正爲他們裝煙，他再一看兩張黃黑的臉，就認得是永大米行的工人，每天這時候，總來抽上兩筒的。下手的一個，滿頭豎着半寸長頭髮，大鼻子的，跟他微微笑了一笑，算是招呼的樣子。另一個面上生滿了疙瘡的，瞟他一眼，急急接住阿四手裏的煙筒，沒命地抽了起來。

「金根，我早等了您……」

一個聲音從他左手邊衝過來，那麼重濁地，好像一半是從鼻子裏說出來的。他一聽就知道是猴形的黃吉，便回過身去，黃吉的猴臉正看着他，鼻子裏兩道白煙慢慢地飄着出來。接着又把煙斗上的小洞湊近小燈那邊，剩下的煙膏便吱吱地起着小泡，黃吉的一雙小圓眼睛沒霎一霎，望得有勁，右手的食指便把那些小泡揪着，慢慢地那食指在煙膏的四周揪了一轉，弄成一個饅頭那麼的樣式，才從煙盤裏拿起一根鐵針兒，對準那尖端頭往下鑽了進去。

金根一面答應着他，一面走近了兩步，他本想逃過那猴子，可是只有斜對面那張舖是一個人，穿羊皮袍子中年紀的，戴副黑眼鏡，他沒見過，當然不便跟自己襤褸的樣子同舖，於是他只能停在黃吉面前，黃吉却又在叫他。

「金根，就這兒吧，看你這神氣，煙蟲就爬在嘴巴裏。」

金根就坐在床沿上，身子一挺，上半身便橫了下去，黃吉放下那根煙筒，鼻子裏又溜出兩條曲曲彎彎的白煙，然後嗽一嗽嘴，意思是指着對面中間舖上那個陌生人說：

「你估一估這副神氣是什麼路角的人？」黃吉一雙微微下陷的猴形眼睛，狡猾地看着金根。

金根却一心想先呼一口，此刻他骨子裏都不好受，把手指撐到腰裏，腰裏也覺得酸痛，然而他又不得不依着黃吉指示的地方，轉過頭去看了看，便望着那張猴子臉，輕輕說：「我猜不透，你見神見鬼，又說他是什麼？」

那個的兩片嘴唇扁了一扁，把個下巴蹩起來，怕人家聽去似的，眼睛打了個轉，板着臉說：「我知道他，是賭場裏老手，會做花，誰都上他的當，近來他倒了運，什麼賭場都知道他的鬼計，他就挨不上去，快變成癩三了。」黃吉溜着兩隻又小又圓的眼睛，向那個戴眼鏡的中年人看了一眼，髡髡要看看那個人有沒有聽到自己的話。

金根只看住黃吉身邊兩個煙泡，沒心理會這句話。一邊却就心黃吉會不會要提起還有三天到期的十塊錢，同時又不免羨慕黃吉在這次變亂中向人家搬了許多值錢東西。

「真冤真冤！去年冬天東洋人剛進來放搶三天，四鄉的種田人搬得滿屋子東西，吃的穿的那一樣沒有，古董金器都有人搶到，自己却跟老婆兩個一對兒生病，生得命窮，別的什麼日子不能生病，就偏偏……」

他心裏一邊想，烟癮越是一陣陣迫緊上來，看看阿四，還是聳高肩膀裝烟，老沒有站起。他知道即使喊了也沒用，像他這樣的主顧，阿四也並不希罕。

旁邊舖位上的人，不知講着什麼話，忽地笑起來，笑得那麼有勁連床架子都格格地響。

「真是爛婊子，有這樣好本領，一個女人要五個野公！」一個粗大的聲音，說過又說了好一會。

「五個中間就有兩個是東洋人，兩個是她倒貼的，本領就在這一點。」

「是這樣的爛婊子，聽了教人真笑個半死。」這一個又在鼻子裏哼一聲。

「得了，喂，黃吉，你經手放印子錢，這婊子那邊倒是個好戶頭，她要倒貼，等錢兜不轉時候，真是個好機會。」

「我也說，那是又穩當又吃貨！」

黃吉正拿個針子在燈罩邊燒燙了，黏上了烟泡，往火上燒，一聽這話臉上一陣紅，忘了把它轉動，烟泡便着了火，他連忙一口吹滅，搭訕着說：

「小王，你別挖苦了，我不必你費心，你自己要想那個爛婊子，別扯人家。」黃吉雖是真的替人經手放印子錢，可是別人說到他，他就顧忌，就以爲人家在取笑他。他老子就是給印子錢逼死的，他現在吃這碗飯，自己也不明白是報仇，還是想作點孽。

這個時候，對門口的舖上兩個米行工人，都坐起身子，掏出一塊幾角錢交給阿四，走了出去，阿四

才收拾着站了起來。等了好一會的金根，沒聽清旁邊舖上的人又在說黃吉什麼話，只管叫阿四拿兩個烟泡來。這黑東西現在比打仗以前也貴了好幾倍，本來每天四毛錢能夠痛快了，有時兩毛錢也過了癮，如今六毛錢還只能勉強，要覺得痛快至少也得一塊錢！

左邊那間小屋子裏，老闖娘正在燒煙，一股濃烈的土膏氣味直從那小門裏鑽過來，阿四不知在老闖娘那邊聽到什麼話，嬉皮笑臉拿着兩個烟泡給金根。

旁邊舖上的兩個，又在唧唧噥噥地講着，等一會那粗大的聲音又在喊黃吉：

「黃吉，聽說你這生意跟那後台的對拆是不是？你不要獨攬這門好生意，分點兒給我，我只要拿你的一半。」

這說話的小王本來是富家子弟，他把自己一份家產化光了，像痞子一樣潦倒不堪，這次變亂裏他又東拿西搬地有了活路，便成天倒在烟舖上，烟抽足了就混在賭場裏。他眼見去年冬天到現在足足一年，沒炸去的人家，早給大家算計完了，剩下的屋子也完全拆去，以後再也沒有東西可拿就算到黃吉身上來，預備分點利益。

「我不幹！」黃吉急急回答。「我也經手不到多少錢，你當是錫箔灰，那麼容易。」

「所以說我們對拆，合做，你去經手錢來，我去經手戶頭。」聽那口氣，倒有七分是強逼黃吉要答應的。

黃吉倒十分着急，他知道這小王不好惹，常常詭計多端，說不定要陷害他黃吉的。「橋是橋，路是路，大家不犯大家。」這句話衝到喉嚨口，又忍耐着嚥了下去，心裏雖不服氣，却覺得犯不上跟小王這傢伙碰撞的。

可是心裏一陣辛酸——怎麼的，到處都是吃人的世界！他爲了要飯吃，才替人家幹這個終天跑來跑去的，一忽兒向那些戶頭嬉皮笑臉，一忽兒又換一副鉄青的面孔，即使看見別人急得想絕命，仍得是一臉橫肉，不肯放鬆一點兒。如果開一回例，下次的事情不好幹了。做慣這種事，看着別人流淚，看着別人着急，都以爲是應得的事，也不覺得自己是在逼人呢！此刻給小王他們一說，才感到老是在這種人吃人的圈子裏打轉，實在也太悲涼。而且他父親被印子錢逼死的黑影又在眼前浮沉了。

金根手裏的烟筒嘍的碰在烟盤上，把黃吉嚇醒過來，金根正吸完一筒烟，鼻孔裏也噴着烟氣，兩條緊皺的眉毛，不知什麼時候已經放開了。門口那舖上又新來兩個人，一個是長滿鬍鬚的老頭，一個是麻臉的中年人。

這時候，跟黃吉他們斜對面舖上的戴眼鏡的人，站起身子，把羊皮袍子拍了一拍，蹣跚着闊步走了。「這個人怎麼一向沒見過……」麻臉的說，那副神氣是只想把別人當做談話資料的。

「路數多，路數多，現在是奇奇怪怪什麼都有。」那龍鐘的模樣，在遲慢的口氣裏，也包含着呢。

「這個是賭場裏的精，專靠做花活活性的，可是他倒了運，給人家發覺了，沒面子，抽大烟也換到

這陌生地方來了。」黃吉的悲哀又散去了吧，聽人說話，他又插嘴了。

「是這樣個傢伙」麻臉的十分高興。「現在賭場多，這些人都想到裏面去撈錢。」

「搶無可搶了，才這麼做，作孽作孽！」老頭兒呼了一口，連忙用力嚥下去，又搶着說。

「所以活着也真難，人吃人，真是人吃人。」黃吉一半像答應着老頭的話，一半像對着金根說的。他剛才把手支撐了手，以便看見那邊兩個人，此刻又枕在白布枕頭上，看金根抽烟了。

不防小王大聲插進來，那聲音又滿是好事地說：

「哼，人吃人，你黃吉難道不是吃着人的？還說人家！」

接着是兩聲有節奏的笑。

黃吉的猴臉有點發青，却還作答。

「要自己活，誰不想把別人吃了呢？這倒是天下的大道理，不信你看——」小王的夥伴又附和着。

「我不跟你們多嘴，老兄，饒了我！」猴臉的黃吉生了點氣，說話用了勁，把舖位震得一動一動的，金根抽烟老不對準火門。

幸好老闆娘從小門走了出來，右手指縫裏夾一根香烟，一張臉似笑非笑地。她一來，屋裏就會變得熱鬧，躺在一床上的都回過頭去看她，小王正要說的一句話，也縮了回去，却改了口氣說：

「永祥嫂，你這麼笑嘻嘻的，今天賣了幾鍋烟？」

「那裏有幾鍋呢？」

老闆娘每說一句話就笑，笑過了拼命抽烟。因為她這樣，主顧們都覺得她和善可親，樂於到這地方來了。

「再一年，永祥嫂你也發財了。」

永祥嫂踱着慢步，坐到戴眼鏡的吸過煙的舖上，右腿擱上了左腿，蹺得有床口那麼高，便開了話匣子似的，嘩啦嘩啦談起來。她什麼都要拿來做談話資料，說得高興，就大笑一陣。另一方面，她也帶點察看的意思，她看看阿四是否老實，有沒有作弊的事。

「發了財你才是金口呢！你們想，每月捐錢五十塊，房租十塊，阿四的工錢六塊，我們吃飽着腰也好了。」她說完又笑，也不管有沒有人跟着她笑。

「喏，剛才黃吉說，現在是人吃人的世界，你這樣公公道道做生意活命，才不是吃人的；永祥嫂，黃吉這話就說了他自家！」小王又把黃吉做對手了。

「那末你自己呢？已經說過，你饒了我，我不跟你多講，還是老扯人家。」這時黃吉真生了氣，他也怕小王真的會奪了他生意。

老闆娘沒曾說話先笑一陣。「你們真會說笑話，人活着大家想吃口飯，小王你這嘴裏也長不出

象牙，你看黃吉叫了饒你還拉拉扯扯做什麼？你是吃不到胡三妹這塊肥肉才生氣的，怪黃吉什麼呢？」她丟去了烟頭。雖是小王沒有笑，她仍舊照例笑着。過一會，她找不到話，向門口那邊一望，正好一個人影閃進來，她就叫道：

「老張——我當是什麼人，這個神氣。」

老張凍紅了鼻子，兩個肩胛儘量往上聳，好像要把頭顱埋在領子裏似的。胳膊底下還夾着一大包東西。他對老闖娘笑了一笑，背轉身看見黃吉正望着他，他又嘻笑地點點頭，那副尷尬的神氣，比黃吉的猴臉還惹人好笑呢。

「老二，你看老張胳膊下那包東西！」小王向他的夥伴呱呱嘴。

「好路道好路道，老張這個三隻手的本領倒不差。」那老二從金鼠牌的匣子裏抽了根煙捲，授給小王。

「老張，今天是到期了，你如果還不來，我本來想找你！」黃吉的聲音又響亮一點。

「你放心，像我這種人你難道怕漂了賬！」

「你們看，」老闖娘響着沙喉嚨。「老張有這包東西，嘴又強了。」

於是大家都望到老張，老頭兒和麻臉正講得有勁，也回過頭來。只有靠窗口鋪上兩個人，不大喜歡與聞。烟奴阿四也忙着替他們裝，只至過臉來向老張扮個鬼臉。老張鬆下那個包，索性放到老闖娘

面前，打了開來，裏面是兩種布，都摺得又厚又小，所以紙包一打開，上面的那塊便翻個身跌下了。

「老張，你就是這一套！」老闖娘笑着，一面接住小王授給她的煙捲。

「少祥嫂，三塊錢你就買了它，我便宜點就是。」

「自然是便宜貨，老張，你真是——難道你這種貨色還不便宜？」金根也插了嘴。

「我用不到這些，你兜給別人去。」老闖娘退後兩步，正巧裏面兩個人走出來，幾乎碰在一起，於是大家笑一陣，那兩個人也出去了。

「自然你買，少祥嫂，譬如少祥哥輸了一天牌，這料子便是你的了。」黃吉慫恿着：

然而小王又給他碰釘子：

「黃吉，干你什麼？你放印子錢放給老張！這種小店夥，把他勾引壞了，看你下世去投個什麼東西！」

「小王你自己……」黃吉想說下去，給金根橫了個白眼，搖搖頭教他莫說話，他才住嘴的。老張對老闖娘說半天好話，老闖娘還是沒答應。於是黃吉又發急起來：

「老張，怎樣的？我有事情就要走，你這五塊錢？」開口向別人討錢，他聲音便強硬了。

那一個也不及剛才進來時候挺硬，他知道如果交道打不通，黃吉那邊的錢便湊不起來。結果一塊三碼長的換兩個烟泡，另一個六碼長的換二塊二角錢。

老張的神色活潑起來，向衣袋摸了半天，總算角票什麼的湊足五塊錢，丟在黃吉面前。他自己就趕快向烟舖上躺下去。

外面一陣陣西風，在這屋子上，呼呼地好像鬼哭；屋子裏也慢慢暗了下來。一隻隻小的烟燈，火焰只有黃豆那麼大，把各人的臉照成了黃蠟似的。只有交替着的吱吱的聲音，在這屋子裏算是最有生氣的。

「喂，金根，你的錢也快到期了。」黃吉警告他。

金根現在很有點生氣，理會地看了黃吉一眼。老闆娘到隔壁屋子裏，拍拍地扇着風爐，她燒着今天最後一鍋烟，不時把一個狹長的臉擦進來，有一次她瞧着金根說：

「金根，你已經有一塊錢的賒賬，下次我不再賒了，明天你沒有錢，不要到我這兒來。」雖然是這麼幾句不客氣的話，她仍然是笑着說的。

金根坐起身子，一張臉笑得怪難看地說：

「好……一塊錢老闆娘你放心！」他的大手掌抹抹嘴，黃吉也坐起來，向老闆娘那間屋子走去，他仍舊從剛才的門口出去了。

風比剛才更兇猛一點，現在他却並不覺得怎麼冷，步子也擻得好快。只是心裏老是抱怨自己去年冬天跟老婆兩個一對兒生病，要不是他一定也可以得到許多寶貴東西，變賣好些錢，現在也不用賒賬了。

15134

為了祖國的成長 羅洪著

Nes

Nes	選期			碼	選期		
	年	月	日		年	月	日
<del>708</del>							
708		MAR					
陳穎光							
張國聲							
蔣統驊							
鄧沐鈞		DEC.					
吳本仁		APR.					

Nes / 708

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九月初版

實價國幣六角

種十二第書叢小火烽

# 爲了祖國的成長

著者

羅洪著

發行者

重慶沙坪壩十三號  
烽火社

總經理

桂林東江路  
桂林文化生活社

有著作權

禁止翻印

82

609/4



3